

長
短
經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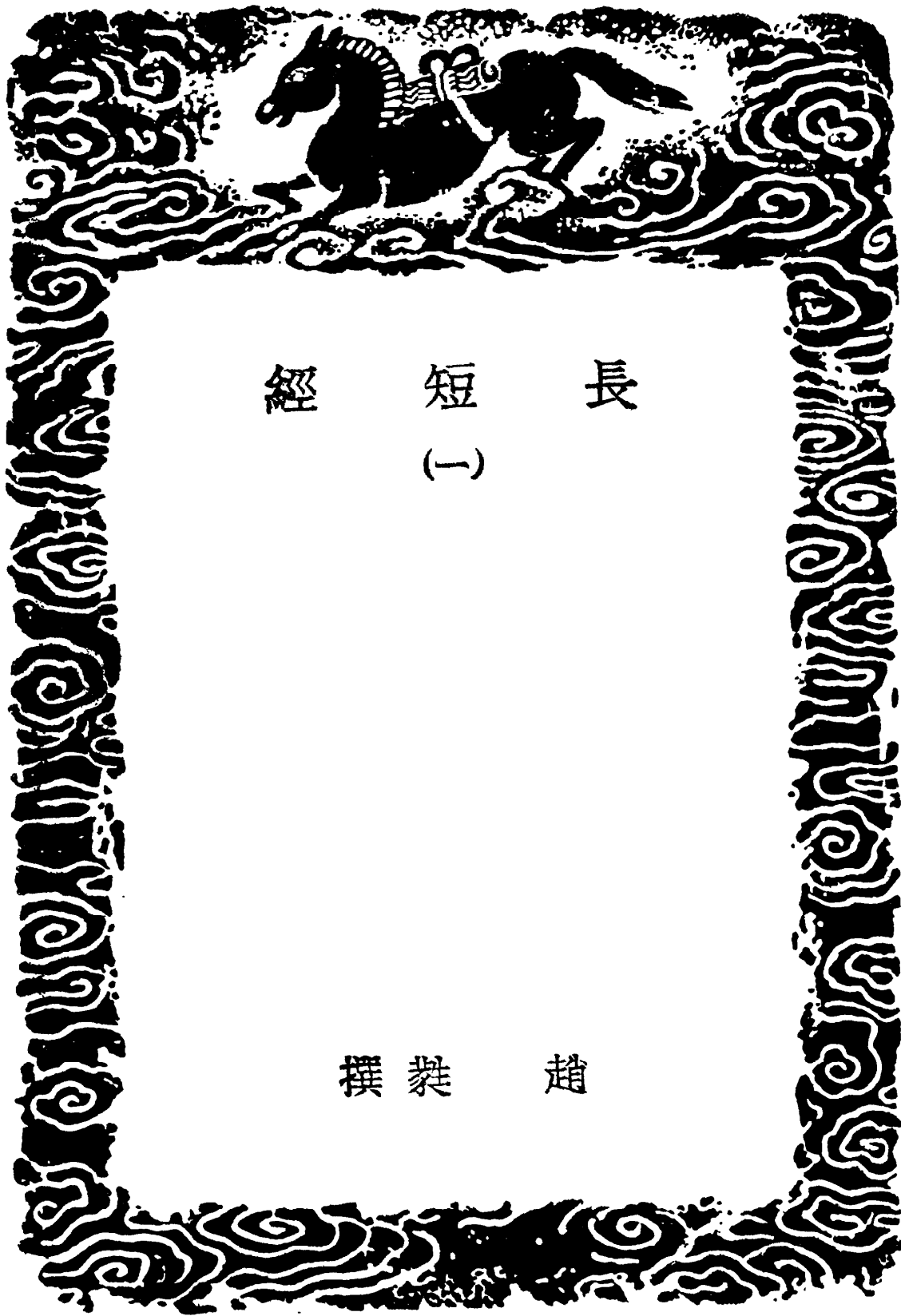


成集書叢

編初

者 編 主
五 雲 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長 短 經
(一)

趙 蕤 撰

本館據讀畫齋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四庫全書提要

長短經九卷。唐趙蕤撰。孫光憲北夢瑣言載蕤梓州鹽亭人。博學韜鈴。長於經世。夫婦俱有隱操。不應辟召。唐書藝文志亦載蕤字太賓。梓州人。開元中召之不赴。與光憲所紀略同。惟書名作長短要術。爲少異。蓋一書二名也。是書皆談王伯經權之要。成於開元四年。自序稱凡六十三篇。合爲十卷。唐志與晁公武讀書志卷數竝同。今久無刊本。王士禎居易錄云。徐乾學嘗得宋槧於臨清。此本前有傳是樓一印。又有健菴收藏圖書一印。後有乾學名印。每卷之末皆題杭州淨戒院新印七字。猶南宋舊刻。蓋卽士禎所言之本。然僅存九卷。末有洪武丁巳沈新民跋。稱其第十卷載陰謀家本闕。今存者六十四篇云云。

案此跋全勦用晁公武之言。疑書實僞託。

是佚其一卷而反多一篇。與蕤序六十三篇之數不合。然

勘驗所存實爲篇六十有四。疑蕤序或傳寫之譌也。第一卷八篇。題曰文上。第三卷四篇。題曰文下。第二卷四篇。則有子目而無總題。以例推之。當脫文中二字。第四卷一篇。題曰霸紀上。第五卷一篇。論七雄之事。題曰霸紀中。第六卷一篇。論三國之事。亦無總題。以例推之。當脫霸紀下三字。第七卷二篇。題曰權議。第八卷十九篇。題曰雜說。第九卷二十四篇。題曰兵權。其第十卷所謂陰謀者。則吟不可考。篇中註文頗詳。多引古書。蓋卽蕤所自作註。首或標以議曰二字。或亦不標。體例不一。亦未

詳其故也。劉向序戰國策，稱或題曰長短。此書辨析事勢，其源蓋出於縱橫家。故以長短爲名。雖因時制變，不免爲事功之學。而大旨主於實用，非策士詭譎之謀。其言固不悖於儒者。其文格亦頗近荀卿、申鑒、劉邵人物志。猶有魏晉之遺。唐人著述，世遠漸稀。雖佚十分之一，固當全璧視之矣。

儒門經濟長短經序

唐梓州郫縣長平山安昌巖草莽臣趙蕤撰

趙子曰。匠成輿者。憂人不貴。作箭者。恐人不傷。彼豈有愛憎哉。實伎業驅之然耳。是知當代之士。馳騖之。曹書讀縱橫。則思諸侯之變。藝長奇正。則念風塵之會。此亦向時之論。必然之理矣。故先師孔子。深探其本。憂其未遂。作春秋。大乎王道。制孝經。美乎德行。防萌杜漸。預有所抑。斯聖人制作之本意也。然作法於理。其弊必亂。若至於亂。將焉救之。是以御世理人。罕聞沿襲。三代不同禮。五霸不同法。非其相反。蓋以救弊也。是故國容一致。而忠文之道必殊。聖哲同風。而皇王之名或異。豈非隨時設教。沿乎此。因物成務。牽乎彼。沿乎此者。醇薄繼於所遭。牽乎彼者。王霸存於所遇。故古之理者。其政有三。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強國之政。脅之。各有所施。不可易也。管子曰。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智者善謀。不如當時。鄒子曰。政教文質。所以匡救也。當時則用之。過則捨之。由此觀之。當霸者之朝。而行王者之化。則悖矣。當強國之世。而行霸者之威。則乖矣。若時逢狙詐。正道陵夷。欲憲章先王。廣陳德化。是猶時越客以拯溺。白大人以救火。善則善矣。豈所謂通於時變歟。夫霸者。駁道也。蓋白黑雜合。不純用德焉。期於有成。不問所以。論於大體。不守小節。雖稱仁引義。不及三王。而扶顛定傾。其歸一揆。恐儒者溺於所聞。不知王霸殊略。故敍以

長短。術以經綸通變者。剏立題目。總六十有三篇。合爲十卷。名曰長短經。大旨在乎寧固根蒂。革易時弊。興亡治亂。具載諸篇。爲沿襲之遠圖。作經濟之至道。非欲矯世誇俗。希聲慕名。輒露見聞。逗機來哲。凡厥有位。幸望詳焉。

長短經卷第一 文上

大體一 任長二 品目三 量才四 知人五 察相六 論士七

大體第一

臣聞老子曰。以正理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荀卿曰。人主者。以官人爲能者也。傅子曰。士大夫分職而聽。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拱己而正矣。何以明其然耶。當堯之時。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田疇。夔爲樂正。倕爲工師。伯夷爲秩宗。皋陶爲理官。益掌驅禽。堯不能爲一焉。奚以爲君。而九子者爲臣。其故何也。堯知九賦之事。使九子各授其事。皆勝其任。以成九功。堯遂乘成功以王天下。漢高帝曰。夫運籌策於幃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人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有天下也。

人物志曰。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協五味。一國之政。以無味和五味。故臣以自任爲能。君以能用。人爲能。臣以能言爲能。君以能聽爲能。臣以能行爲能。君以能賞罰爲能。所以不同。故能君衆能也。

故曰。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無形者。物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鼓不預五音。而爲五音主。有道者不爲五官之事。而爲理事之主。君守其道。官知其事。有自來矣。先王知其如此也。故用非其有。如已有。



之通乎君道者也。

議曰：淮南子云：巧匠爲宮室，爲圓必以規，爲方必以矩，爲平直必以準繩。功已就矣，而不知規矩準繩，而賞巧匠，宮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某君某王之宮室也。孫卿曰：夫人主欲得善射中微，則莫若使羿；欲得善御致遠，則

莫若使王良。欲得調一天下，則莫若聰明君子矣。其用智甚簡，其爲事不勞，而功名甚大，此能用非其有，如已有者也。

人主不通主道者則不然，自爲之則不能任賢，不能任賢

則賢者惡之，此功名之所以傷，國家之所以危。

議曰：申子云：君知其道也，臣知其事也，十言十當，百言百當者，人臣之事也。非人君之道也。尸子云：人臣者以進賢爲功也，君者以用賢爲功也，賈

誼云：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必盡其愚忠，惟陛下財幸，由是言之，夫君不能司契委任，而妒賢惡能，取敗之道也。

湯武一日而盡有夏商之財，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

不悅服，以其財賞，而天下皆競勸，通乎用非其有也。

議曰：孫卿云：修禮者王，爲政者強，取人者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人，霸者富土，僅存之國富大夫，在國富筐篋，實府庫，是謂上溢下漏，又

曰：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失。昔者周厲王好利近榮公，芮良夫諫曰：王室其將卑乎？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利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其能久乎？後厲王果敗。魏文侯御廩災，素服避正殿，羣臣皆已。公子成父趨入賀曰：臣聞天子藏于四海，諸侯藏于境內，非其所藏，不有火災，必有人患，幸無人患，不亦善乎？孔子曰：百姓足，君孰不足？周諺有言曰：囊漏儲中，由此言之，夫聖王以其地封，以其財賞，不與人爭利，乃能通於王道，是用非其有者也。

故稱設宮分職，君之體也；委任責成，君之體也；好謀無倦，君之體也；寬以得衆，君之體也；含垢藏

疾，君之體也；君有君人之體，其臣畏而愛之，此帝王所以成業也。

臣聞料才覈能治世之要。自非聖人誰能兼茲百行。備貫衆理乎。故舜合羣司。隨才授位。漢述功臣。三傑異稱。況非此儔而可備責耶。

人物志曰。夫剛略之人不能理微。故論其大體。則宏略而高遠。歷纖理微。則宕往而疏越。亢厲之人不能迴撓。其論法直則括據而公正。說變通則否戾而不入。寬恕之人不能速捷。論仁義則宏

詳而長雅。趨時務則遲後而不及。好奇之人橫逆而求異。造權譎則倜儻而瑰壯。案清道則詭常而恢迂。又曰。王化之政宜於統大。以之理小則迂。策術之政宜於理難。以之理平則無奇。矯亢之政宜於治侈。以之治弊則殘。公刻之政宜於糾姦。以之治邊則失其衆。威猛之政宜於討亂。以之治善則暴。伎倆之政宜于治富。以之治貧則勞而下困。此已上皆偏材也。

昔伊尹之興土工也。強脊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推。偃者使之塗。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爲大行。闢土聚粟。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以爲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以爲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不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以爲大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大諫。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焉。若欲霸王。則夷吾在此。黃石公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決取其利。愚者不愛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淮南子曰。天下之物莫凶於谿毒。附子也。然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麋之上山

也。大章不能跂。及其下也。牧豎能追之。才有脩短也。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則悖矣。魏武詔曰。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耶。而陳平定漢業。蘇秦

濟弱燕者。任其長也。由此觀之。使韓信下韓。仲舒當戎。于公馳說。陸賈聽訟。必無曩時之勳。而顯今日之名也。故任長之道。不可不察。

議曰。魏桓範云。帝王用人。度世授才。爭奪之時。善策爲先。分定之後。忠義爲首。故晉文行咎犯之功。而賞雍季之言。高祖用陳平之智。而託後於周勃。古語云。守文之代。德高者位尊。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諸葛亮曰。老子長於養性。不可以臨危難。商鞅長於理法。不可以從教化。蘇張長於馳辭。不可以結盟誓。白起長於攻取。不可以廣衆。子胥長於圖敵。不可以謀身。尾生長於守信。不可以應變。王嘉長於遇明君。不可以事暗主。許子將長於明臧否。不可以養人物。此任長之術者也。

品目第三

夫天下重器。王者大統。莫不勞聰明於品材。獲安逸於任使。故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聖。有賢。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法。格。不擇賢以託身。不

力行以自定。見小闇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而不知所執。此則庸人也。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率猶述也。雖不能徧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智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言不

務多。務審其所謂。所謂言之要也。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得之。得其要也。行既由之。則若性命形骸之不

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忌。忌。怨害也。仁義在身而

色不伐。思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強不息。油然若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此君子也。油然不進之貌也。越過也。孫卿

曰。夫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能爲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恥不修。不恥見污。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不誘於譽。不怨於誹。率道而行。端然正己。謂之君子也。所謂賢者。德不踰

閑。閑。法也。行中規繩。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傷其身。言滿天下無口過也。道足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本亦身也。富則天下無苑

財。苑。積也。施則天下不病貧。此則賢者也。所謂聖者。德合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敷其

大道而遂成情性。明竝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親者不識其鄰。此聖者也。鄰以喻界畔也。莊子曰。刻意

完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也。遊居博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也。致功兼并者之所好也。就蔽澤。處閑曠。釣魚閑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也。閑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爲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鈐經曰。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識足以鑒古。才足以冠世。此則人之英也。法足以成教。行足以

修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此則人之俊也。身足以爲儀表。智足以決嫌疑。操足以厲貪鄙。信足以懷殊俗。此則人之豪也。守節而無撓。處義而不怒。見嫌不苟免。見利不苟得。此則人之傑也。人物志曰。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謂

清節。延陵晏嬰是也。思通道化。策謀奇妙。是謂術家。范蠡張良是也。其德足以厲風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術足以謀廟勝。是謂國體。伊尹呂望是也。其德足以率一國。其法足以正鄉邑。其術足以權事宜。是謂器能。子產西門豹是也。清節之流。不能宏恕。好尚譏訶。分別是謂臧否。子夏之徒是也。法家之流。不能創思圖遠。而能受一官之任。錯意施巧。是謂伎倆。張敞趙廣漢是也。術家之流。不能創制垂則。而能遭變用權。權智有餘。公正不足。是謂智意。陳平韓安國是也。能屬文著述。是謂文章。司馬遷班固是也。能傳聖人之業。而不能幹事施政。是謂儒學。毛公貫公是也。辯不入道。而應對資給。是謂口辯。樂毅曹丘生是也。膽力絕衆。材略過人。是謂驍雄。白起韓信是也。家語曰。昔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

又知其實。然後用天下之爵以尊之。則天下理也。此之謂矣。

量才第四

夫人才參差大小不同。猶升不可以盛斛。滿則弃矣。非其人而使之。安得不殆乎。

傅子曰。凡品才有九。一曰德行。以立道本。二曰理才。

以研事機。三曰政才。以經治體。四曰學才。以綜典文。五曰武才。以禦軍旅。六曰農才。以教耕稼。七曰工才。以作器用。八曰商才。以興國利。九曰辯才。以長諷議。此量才者也。

故伊尹曰。智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

辯於萬物之情。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爲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

漢文帝問陳平曰。君所主

何事。對曰。陛下不知臣薦下。使臣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變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使公卿大夫各得其職。上曰善。漢魏相書曰。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人服。天地變化。必由陰陽。陰陽之分。以日月爲紀。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敬授人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人不夭疾。衣食有餘矣。此變理陰陽之大體也。事具洪範篇。不失四時。通

於地理能通不通能利不利如是者舉以爲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於德通於人事行猶舉繩通於關梁

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爲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蜀丞相諸葛亮主簿楊顓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卿大夫忠正強諫而無有姦

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爲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人物志曰

清節之德師氏之任也法家之材司寇之任也術家之材三孤之任也臧否之材師氏之佐也太公曰多言多語惡口惡舌終

日言惡寢臥不絕爲衆所憎爲人所疾此可使要遮閭巷察姦伺禍權數好事夜臥早起雖劇不悔此妻

子之將也先語察事勸而與食實長希言財物平均此十人之將也切切截截垂意肅肅不用諫言數行

刑戮刑必見血不避親戚此百人之將也訟辯好勝嫉賊侵凌斥人以刑欲整一衆此千人之將也外兒

怍怍言語時出知人饑飽習人劇易此萬人之將也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近賢進謀使人知節言語不慢

忠心誠畢此十萬人之將也經曰夫將雖以詳重爲貴而不可有不決之疑雖以博訪爲能而不欲有多端之惑此論將之妙也溫良實長用心無兩見賢進之行

法不枉此百萬人之將也勳勳紛紛鄰國皆聞出入豪居百姓所親誠信緩大明於領世能效成事又能

救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四海之內皆如妻子此英雄之率乃天下之主也人物志曰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此其大體之別名也夫聰

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膽則說不行膽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則事不立若聰能謀始而明不見機可以坐論而不可以處事若聰能謀始明能見機而勇不能行可以循常而不可以慮變若力能過人而勇不能行可以爲力人未可以爲先登力能過人勇能行之

而智不能料事。可以爲先登。未足以爲將帥。必聰能謀始。明能見機。膽能決之。然後乃可以爲英。張良是也。氣力過人。勇能行之。智足料事。然後乃可以爲雄。韓信是也。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則能長世。高祖項羽是也。

經曰。智如源泉。行

可以爲表儀者。人師也。智可以砥礪。行可以爲輔警者。人友也。據法守職。而不敢爲非者。人吏也。當前快意。一呼再諾者。人隸也。故上主以師爲佐。中主以友爲佐。下主以吏爲佐。危亡之主。以隸爲佐。欲觀其亡。必由其下。故同明者相見。同聽者相聞。同志者相從。非賢者莫能用賢。故輔佐左右。所欲任使者。存亡之機。得失之要。孫武曰。主孰有道。

昔漢王見圍榮陽。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賞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嫚人少禮。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亦多

歸漢。誠宜各去兩短。集其兩長。天下指麾不足定也。魏太祖謂郭嘉曰。袁本初地廣兵強。吾欲討之。力不能敵。何如。嘉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惟智勝。項羽雖強。終爲所擒。嘉竊料之。紹有十敗。公有十勝。雖兵強無能爲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一也。紹以逆動。公以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二也。漢末政失於寬。紹以寬濟。故不讎。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三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旋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耳。公外簡易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能所宜。不問遠近。此度勝四也。紹多計少決。失在後事。公策得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五也。紹因累世之資。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至心待人。推誠而行之。不爲虛美。以儉率下。與有功者無所怪。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爲用。此德勝六也。紹見人饑寒。恤念之情。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所謂婦人之仁耳。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相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之所周。無不濟也。此仁勝七也。紹以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八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九也。紹好爲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十也。曹公曰。吾知之。紹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所以爲吾奉也。楊阜曰。袁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後事。今雖強。終爲所擒。

曹公有雄才遠略。決無疑法。一而眞精。必能濟大事也。將孰有能。袁紹率大衆攻許。孔融謂荀彧曰。袁紹地廣兵強。田豐許攸。智計之士爲其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剋乎。彧曰。紹兵雖多。而法令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人畱知後事。許攸貪而犯法。必不能縱。不縱必爲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擒也。後許攸貪不奉法。審配收其妻子。攸怒奔曹公。又顏良臨陣授首。田豐以諫死。皆如彧所料也。吾以此知勝之謂矣。

知人第五

臣聞主將之法。務覽英雄之心。然人未易知。知人未易。漢光武聽聽之主也。謬於龐萌。曹孟德知人之哲

也。弊於張邈。何則。夫物類者。世之所惑亂也。故曰。狙者類智而非智也。狙音自舒。反慢也。愚者類君子而非君子

也。戇者類勇而非勇也。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幽莠之幼似禾。驪牛之黃似虎。白骨疑象。砮砮類

玉。此皆似是而非也。人物志曰。輕諾似烈而寡信。多易似能而無效。進銳似精而去速。調者似察而事煩。許施似惠而無終。而從

言似許而情忠。非天下之至精。孰能得其實也。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知於天。天猶有春夏秋冬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

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長音竹。兩反。有順懷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針。音汗。太公曰。士有嚴而不肖者。有溫良而爲

盜者。有外貌恭敬。中心欺慢者。有精精而無情者。有威威而無成者。有如敢斷而不能斷者。有恍恍惚惚而反忠實者。有倭倭佞佞而有效者。有貌勇很而內怯者。有夢夢而反易人者。無使不至。無使不遂。天下

所賤聖人所貴。凡人莫知。惟有大明。乃見其際。此士之外貌而不與中情相應者也。桓範曰。夫賢愚之異。使若葵之與莧。何得不知其然。

若其莠之似禾。類是而非。是類賢而非賢。揚子法言曰。或問難知曰。太山之與蟻蛭。江河之與行潦。非難也。大聖與大佞。難也。於乎。唯能別似者。爲無難矣。知此士者而有術焉。微察問之。以觀其辭。窮

之以辭。以觀其變。與之閒謀。以觀其誠。明白顯問。以觀其德。遠使以財。以觀其廉。又曰。委之以財。以觀其仁。臨之以利。以觀其廉。試之

以色。以觀其貞。又曰。悅之以色。以觀其不淫。告之以難。以觀其勇。又曰。告之以危。而觀其勇。又曰。懼之以險。其特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又曰。醉之以酒。而觀其則。又曰。醉之以酒。

觀其不失。莊子曰。遠使之而觀其忠。又曰。遠使之以觀其不二。近使之而觀其敬。又曰。近之以煩使之而觀其能。又曰。煩之以事。以觀其理。卒然問

焉。而觀其智。又曰。設之以謀。以觀其智。太公曰。事之而不窮者。謀。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太公曰。使之而雜之以處。而觀其色。又曰。縱之以視。觀其無變。呂氏春

秋曰。通則觀其所禮。通達也。貴則觀其所進。又曰。達視其所舉也。富則觀其所養。又曰。富視其所與。又曰。見富貴人。觀其有禮。太公曰。富之而不犯驕逸者。謂仁也。聽則觀

其所行。行則行仁。近則觀其所好。又曰。居視其所親。又曰。省其居處。觀其貞良。省其交遊。觀其志比。習則觀其所言。好則好義。言則言道。窮則觀其所不愛。又曰。窮則視其所不

爲非。又曰。貧賤則觀其所不爲。又曰。貧賤人觀其有德守也。喜之以驗其守。守。慎守也。又曰。喜之以觀其輕。樂之以驗其僻。僻。邪僻也。又曰。娛怒之

以驗其節。節性也。又曰。怒之。仁人見可。難。以觀其不怨也。哀之以驗其仁。仁人見可。哀者則哀。苦之以驗其志。又曰。檢之以。觀其能安。經曰。任寵之人。觀其不驕奢。

太公曰。貴之而不驕奢者。義也。疏廢之人。觀其不背越。榮顯之人。觀其不矜誇。隱約之人。觀其不懼懼。少者觀其恭敬好學。

而能悌。人物志曰。夫幼智之人。在於童亂。皆有端緒。故文本辭繁。辨始給口。仁出慈恤。施發過與。慎生畏懼。廉起不取者也。壯者觀其廉絜務行而勝其私。老者觀其思慎。強其

所不足而不踰。父子之閒。觀其慈孝。兄弟之閒。觀其和友。鄉黨之閒。觀其信義。君臣之閒。觀其忠惠。太公曰。付

之而不轉。傳子曰。知人之難。莫難於別真偽。設所修出於爲道者。則言自然而貴元虛。所脩出於爲儒者。則言分制而者忠也。此之謂觀誠。貴公正。所脩出於爲縱橫者。則言權宜而貴變常。九家殊務。各有所長。非所爲難也。以默者觀其行。以語者

觀其辭。以出者觀其治。以處者觀其學。四德或異。所觀有微。又非所謂難也。所謂難者。典說詭合。轉應無窮。辱而言高。貪而言廉。賊而言仁。怯而言勇。詐而言信。淫而言貞。能設似而亂真。多端以疑闇。此凡人之所常惑。明主之所甚疾也。君子內洗其心。以虛受人。立不易方。

貞觀之道也。九流有主。貞一之道也。內貞觀而外貞一。則執僞者無地而逃矣。夫空言易設。但責其實事之效。則是非之驗立可見也。故韓子曰。人皆寐盲者不知。人皆默暗者不識。覺而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暗盲窮矣。發齒吻。視毛色。雖良樂不能。必馬連車蹴駕。試之行

途。則臧獲定其驚良。觀青黃。察鍛銷。雖歐冶不能。必劍陸斷狗。馬水截蛟龍。雖愚者識其利鈍矣。是知明試實實。乃聖功也。

人物志曰。凡有血氣者。莫不稟陰陽以立性。體五行而著形。其在體也。骨植而柔立者。謂之宏毅。宏毅也者。仁之質也。木則垂陰。爲仁之質。實不安毅。不能成仁。氣清而朗者。謂之文理。文理也者。禮之

本也。火則照察爲禮之本。本無文理不能成禮。體端而實者。謂之貞固。貞固也者。信之基也。土必吐生爲信之基。基不貞固不能成信也。筋勁而精者。謂之勇

敢。勇敢也者。義之決也。金能斷割爲義之決。決不勇敢不能成義也。色平而暢者。謂之通微。通微也者。智之原也。水流疏達爲智之原。原不通微不能成智。五

質恆性。故謂之五常。故曰。直而不剛則木。木強微許。失其正色。勁而不精則力。負鼎絕鬣。失其正勁。固而不端則愚。專己自是。陷於愚癡。氣而

不清則越。辭不清順。發越無成。暢而不平則蕩。好智無涯。蕩然失絕。然則平陂之質在於神。神者質之主也。故神平則質平。神陂則質陂也。明暗之實在於精。

精者實之本。故精惠則實明。精濁則實暗。勇怯之勢在於筋。筋者勢之用也。故筋勁則勢勇。筋弱則勢怯。強弱之植在於骨。骨者植之機。故骨粗則植強。骨細則植弱。躁靜之決在於

氣。氣者決之地也。氣盛決於躁。氣沖決於靜。慘懌之情在於色。色者情之候。故色悴由情慘。色悅由情懌也。衰正之形在於儀。儀者形之表。故儀衰由形殆。儀正由形肅。態度之動在

於容。容者動之符。故表動則容哀。態正則容度也。緩急之狀在於言。言者心之狀。故心恕則言緩。心偏則言急也。若質素平淡。中睿外朗。筋勁植固。聲清色懌。

儀崇容直。則純粹之德也。夫人有氣。氣也者。謂誠在其中。必見諸外。故心氣羸訟者。其聲沈散。心氣詳慎者。其聲和節。心氣鄙戾者。其聲麤獷。心氣寬柔者。其聲溫潤。信氣中易。義氣時舒。和氣簡略。勇氣壯立。此之謂聽氣。以其聲處其實。氣生物。物生有聲。聲有剛柔清濁。咸發乎聲。聽其聲。察其氣。考其所爲。皆可知矣。又有察色。察色謂心氣內蓄。皆可以色取之。夫誠智必

有難盡之色。又曰誠智必有明達之色。誠仁必有可尊之色。又曰誠仁必有溫柔之色。誠勇必有難懼之色。又曰誠勇必有矜奪之色也。誠忠必有可觀

之色。誠絜必有難汙之色。誠貞必有可信之色。質色浩然固以安。偽色曼然亂以煩。此之謂察色。人物志曰。夫心質亮

直其儀勁固。心質平理其儀安閑。夫仁目之精。慤然以端。勇膽之精。曄然以強。夫憂患之色。乏而且荒。疾疢之色。亂而垢理。喜色愉然以懽。慤色厲然以揚。妬惑之色。冒昧無常。是故其言甚懽而精色不從者。中有違也。其言有違而精色可信者。辭不敏也。言未發而怒色先見者。意憤溢也。言已發而怒氣遂之者。強所不然也。凡此之類。雖欲違之。精色不從。威懾以明。雖變可知也。又有考志。考志者。謂方與之言以察其志。其氣寬以柔。其色檢

而不諂。其禮先人。其言後人。每自見其所不足者。是益人也。若好臨人以色。高人以氣。勝人以言。防其所不足。而廢其所不能者。是損人也。太公曰。博文辯辭。高行論議。而非時俗。此奸人也。王者慎勿寵之也。其貌直而不侮。其言正而不私。不飾其美。不

隱其惡。不防其過者。是質人也。又曰。與之不爲喜。奪之不爲怒。沈靜而寡言。多信而寡貌者。是質靜人也。議曰。太公曰。樸其身。頭惡其衣服。語無爲以求名。言無欲以求得。此僞人也。王者慎勿近之。夫質人之中。有如此之

僞者也。若其貌曲媚。其言諛巧。飾其見物。務其小證。以故自說者。是無質人也。議曰。晏子云。譏夫佞人之在君側。材能皆非常也。夫藏大不誠於中者。必謹小

誠於外。以成其大不誠。此難得而知也。苟悅曰。察人情術。觀其言行。未必合道而悅於己者。必佞人也。觀其言行。未必悅己而合於道者。必正人也。此察人之情之一端也。喜怒以物而色不作。煩亂以事而志

不惑。深導以利而心不移。臨懾以威而氣不卑者。是平心固守人也。又曰。榮之以物而不娛。犯之以卒而不懼。置義而不遷。臨貨而不迴者。是果正人也。議曰。孔子

稱取人之法無取健健食也夫健之弊有如此者矣

若喜怒以物而心變易亂之以事而志不治示之以利而心遷動懾之以威而氣恆

懼者是鄙心而假氣人也

又曰若格易以言志不能固已諾而不決者是情弱之人也

設之以物而數決驚之以卒而屢應不文而慧者是

有智思之人

議曰太公云有名而無實出入異言揚美掩惡進退爲功王者慎勿與謀夫智思之人弊於是矣

若難設以物難說以言守一而不知變固執而不知

改是愚佞人也

議曰志士守操愚佞難變夫不變是同而愚智異者以道爲管也何以言之新語云夫長於變者不可窮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怪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達於義者不可動以利故君子聞見欲衆而採擇欲謹學問欲博而行已

欲敦且不淫炫耀之色耳不亂阿諛之辭雖利以齊魯之富而志不移談以松喬之壽而行不改然後能一其道而定其操致其事而立其功觀其道業此其所以與愚佞異也

若屏言而勿顧自私而不護非是而

強之是誣嫉人也

議曰劉備以客見諸葛亮而賢之亮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件數姦形外漏邪心內藏必曹氏刺客後果然夫姦人容止大抵如是何晏夏侯元鄧颺等求交於傅嘏而不納也或怪而問之嘏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

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也鄧元茂有爲而無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敗讐妬前而無功以吾觀此三人皆敗德也遠之猶恐禍及況昵之乎後皆如嘏言夫妬者之行有如此也

此之謂

考志

人物志曰夫精欲深微質欲懿重志欲宏大心欲嘽小精微所以入神妙也懿重所以崇德宇也志大所以戡物任也心小所以慎咎悔也故詩詠文王小心翼翼不大聲以色心小也王赫斯怒以對於天下志大也由此論之心小志大者聖賢之倫也心大

志大者豪傑之雋也心大志小者敖蕩之類也心小志小者拘懷之人也

又有測隱測隱者若小施而好得小讓而大爭言愿以爲質僞愛以爲忠尊

其行以收其名。此隱於仁賢。

孫卿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言霸道者，何也？彼非本政教也，非服人心也。以讓飾爭，依乎仁而蹈利者也。小人之桀耳，曷足稱大君子之門乎？

若問則不對，詳而

不窮，貌示有餘，假道自從，困之以物，窮則託深，此隱於藝文也。

又曰：慮誠不及，而佯爲不言，內誠不足，而色亦有餘，此隱於智術者也。人物志曰：有處後持長，從衆所安。

似能聽斷者，有避難不應，似若有餘，而實不解者，有因勝情錯失，窮而稱妙，似理不可屈者，此數似者，衆人之所惑也。

若高言以爲廉，矯厲以爲勇，內恐外誇，亟而稱說，以詐氣

臨人，此隱於廉勇也。

議曰：太公云：無智略大謀，而以重賞尊爵之，故強勇輕戰，僥倖於外，王者慎勿使將，此許勇之弊也。

若自事君親而好以告人，飾其見物而不誠

於內，發名以君親，因名以私身，此隱於忠孝也。此謂測隱矣。

人物志曰：尤妙之人，含精內真，外無飾姿，尤虛之人，碩言瑰姿，內實乖違，而人之求奇，不以精微測其元機，或以貌

少爲不足，或以瑰姿爲巨偉，或以直露爲虛華，或以巧飾爲真實，何由得哉，故須測隱焉。

夫人言行不類，終始相悖，外內不合，而立假節以感視聽者，曰毀志者

也。人物志曰：夫純許性違，不能公正，依許似直，以計許善，純宕似流，不能通道，依宕似通，行傲過節，故曰直者亦許，許者亦許，其許則同，其所以爲許則異，通者亦宕，宕者亦宕，其宕則同，其所以爲宕則異，觀其依似，則毀志可知也。

若飲食以親

貨賂以交，損利以合，得其權譽而隱於物者，曰貪鄙者也。

太公曰：果敢輕死，苟以貪得尊爵重祿，不圖大事，待利而動，王者慎勿使也。

若小知而不大

解，小能而不大成，規小物而不知大倫，曰華誕者也。

文子曰：夫人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爲累，誠其大略非也，閭里之行，未足多也。

又有揆德

揆德者其有言忠行夷秉志無私施不求反情忠而察貌拙而安者曰仁心者也有事變而能治效窮而能達措身立功而能遂曰有知者也。有富貴恭儉而能威嚴有禮而不驕曰有德者也。

議曰魚豢云貧不學儉卑不學恭非人性分處

所然耳是知別恭儉者必在於富貴人也

有隱約而不懼安樂而不奢勲勞而不變喜怒而有度曰有守者也。有恭敬以事君恩愛

以事親情乖而不叛力竭而無違曰忠孝者也。此之謂揆德。

桓範曰夫帝王之君歷代相踵莫不慕霸王之任賢惡亡國之失士然猶授在凶愚破亡相屬其故何哉由取人不

求合道而求合己也故人物志曰清節之人以真正爲度故其歷衆材也能識性行之常而或疑法術之詭術謀之人以思謨爲度故能識策略之奇而或失遵法之良伎倆之人以邀功爲度故能識進趣之功而不通道德之化言語之人以辯析爲度故能識捷給之慧而不知含章之美是以互相非駁莫肯相是凡此之類皆謂一流故一流之人能識一流之善二流之人能識二流之美盡有諸流則亦能兼達衆材矣又曰夫務名者不能出陵己之後是故性同而材傾則相援而相賴也性同而勢均則相競而相害也此又同體之變不可不察也

夫聖賢之所美莫美乎聰明聰明之所貴莫貴乎知人知人識智則衆材得其序而庶績之業興矣

又曰夫天下之人不可盡與遊處何以知之欲觀其一隅則終朝足以識之將究其詳必三日而後足何謂三日而後足夫國體之人兼有三材故不談三日不足以盡之一以論道德二以論法制三以論策術然後乃能竭其所長而舉之不疑然則何以知其兼偏而與之言乎其爲人也務以流數杼人之所長而爲之名目如是者是故仲尼訓六蔽以戒偏材之失

仁者愛物蔽在無斷信者露誠蔽在無隱此偏材之常失也

思狂狷以通拘抗之材疾恇恇而無信以明爲似之難保察其所安觀其所由以知居止之行率此道也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察相第六

左傳曰：周內史叔服如魯，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

有後於魯國。

杜預曰：豐下謂面方也。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七子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子展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人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吾有望矣。』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

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人，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漢書曰：高祖立，薄爲吳王，已拜，上相之曰：『汝面狀有反相。』漢後五十年，東南有

亂，豈非汝耶？天下一家，慎無反。

經曰：眉上骨斗高者，名爲九反骨。其人恒有苞藏之志。又曰：黃色繞天中，從髮際通兩鬢，其兩眉下各發黃色，其中正上復有黃色，直下鼻者，三公相也。若下賤有此色者，能殺君父。春秋左

氏傳曰：楚子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是人也，蜂目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後謀反，以宮甲圍成王綏之。又曰：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人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後果反攻王。楚王鼓而進，遂滅若敖氏。又曰：晉韓宣子如齊，見子雅。子雅召其子子旗，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杜預曰：『言子旗志器亢也。』後十年來奔。周靈王之弟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旗聞其歎也，入以告王曰：『不戚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爲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周大夫殺佞夫。齊崔杼帥師伐我，公患之。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人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果弑莊公。晉楚會諸侯而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魯大夫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杜預曰：『設君服也。』此年子圍篡位。衛孫文子來聘，君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後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後，亡之本也。』後十四年，林父逐君，初，鄭伯享

趙孟七子賦詩。伯有賦鵠之賁賁。享卒。趙孟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魏時管輅相何晏。鄧颺當誅死。輅舅問之。荅曰。鄧颺行步節不束骨。脈不制肉。起止傾倚。若無手足。謂之鬼躁。何之視候。魂不守宅。面無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枯木。謂之鬼幽。鬼躁者爲風所收。鬼幽者爲火所燒。自然之符。不可蔽也。宋孔熙光就姚生曰。夫相人也。天欲其圓。地欲其方。眼欲光曜。鼻須柱梁。四瀆欲明。五岳欲強。此數者。君無一焉。又君之眸子。服服如望羊。行委曲而失步。聲嘶散而不揚。豈唯失其福祿。將乃罹其禍殃。後皆由此觀之。以相察士。其來尙矣。故曰。富貴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

經曰。青主憂。白主哭泣。黑主病。赤主驚恐。黃主慶喜。凡此五色。

並以四時判之。春三月。青色王。赤色相。白色囚。黃黑二色皆死。夏三月。赤色王。白色黃色皆相。青色死。黑色囚。秋三月。白色王。黑色相。赤色死。青黃二色皆囚。冬三月。黑色王。青色相。白色死。黃與赤二色囚。若得其時。色王相者吉。不得其時。色王相若囚死者凶。魏管輅往族兄家。見二客。客去。輅謂兄曰。此二人天庭及口耳之間。同有凶氣。異變俱起。雙魂無宅。流魄于海。骨歸于家。後果溺死。此略舉色變之效。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經曰。言貴賤者。

存乎骨骼。言脩短者存乎虛實。

經曰。夫人喘息者。命之所存也。喘息條條。狀長而緩者。長命人也。喘息急促。出入不等者。短命人也。又曰。骨肉堅硬。壽而不樂。體肉熨者。樂而不壽。左傳曰。晉使襄仲如齊。復曰。臣聞齊人將。

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人主偷必死。後果然。鄭伯如晉拜成。授玉于東轡之東。晉大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奔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杜預曰。鄭伯不端諦也。六月卒。天王使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賑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爲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燔。戎有受賑。神之大節也。今成子墮弃其命矣。其不及乎。五月卒于瑕。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鞅加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譽乎。不然。

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乎。明年程鄭卒。天王使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綬。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綬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爲王官伯而命事于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恭。不昭不從。無守氣矣。此冬單子卒。宋平公享昭子。晏飲樂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將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七去之。何以能久。此年叔孫宋公皆卒。邾隱公來朝。執玉高。其容仰。魯公受其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氣。高仰。驕也。卑俯。替子。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此年公薨。哀七年以邾子益歸。衛侯會吳于鄆。吳人藩衛侯之舍。子貢說太宰嚭而免之。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尙幼。曰。君必不免。其死于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後卒死於楚。魯公作楚宮。穆叔曰。太誓云。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不復適楚。必死是宮。六月辛巳。公薨於楚宮。晉侯使卻鞮送孫林父於衛。衛侯饗之。苦成叔敖。衛大夫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饗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故詩云。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今夫子敖。取禍之道也。十七年卻氏亡。齊侯與衛侯會於商任。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興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二十五年齊弑光。二十六年衛弑剽也。

言

性靈者存乎容止。斯其大體。夫相人先視其面。面有五岳四瀆。

五岳者。額爲衡山。頤爲恒山。鼻爲嵩山。左權爲泰山。右權爲華山。四瀆者。鼻孔爲濟口。爲河。目爲淮。耳爲

江。五嶽欲聳峻。員滿。四瀆欲深大。崖岸成就。五岳成者。富人也。不豐則替。四瀆成者。貴人也。不成則賤矣。

五官六府。

五官者。口一。鼻二。耳三。目四。人中五。六府者。兩行上爲二府。兩輔角爲四府。兩權衡上爲六府。一官好。貴十年。一府好。富十年。五官六府皆好。

富貴無已。左爲文。右爲武也。

九州八極。

九州者。額從左達右。無縱理。不敗絕。狀如覆肝者爲善。八極者。登鼻而望八方成形。不相傾者爲良也。

七門二儀。

七門者。兩姦門。兩闕門。兩命門。一庭中。二儀者。頭圓法天。足方象地。天欲得高。

地欲得厚。若頭小足薄。貧賤人也。七門皆好。富貴人也。總而言之。額爲天。頤爲地。鼻爲人。左目爲日。右目爲月。天欲張。地欲方。人欲深廣。日月欲光。天好者貴。地好者富。人好者壽。日月好者茂。上亭爲天主。父母貴賤。中亭爲人主。昆弟妻子。仁義年壽。下亭爲地主。田宅奴婢。

畜牧飲食也。

若夫權骨纔起。膚色潤澤者。九品之候也。

又曰。腰腹相稱。臂膊纔厚。及高視廣步。此皆九品之候也。夫色須厚重。腰須廣長。故經曰。面如黃瓜。富貴榮華。白如截脂。黑色如漆。紫色如椹。腰廣

而長。腹如垂囊。行如鷺鷥。此皆富貴人也。凡稱夫公侯將相已下者。不論班品也。

輔骨小見。鼻准微端者。八品之候也。

又曰。胸背微豐。手足悅澤。及身端步平者。此皆八品之候也。夫鼻須洪直而長。臂膊須豐厚如

龜形。手足色須赤白。此皆富貴人也。故經曰。手足如綿。富貴終年。手足厚好。立使在傍也。

輔角成稜。倉庫皆平者。七品之候也。

又曰。胸厚頸粗。臂脛備均。及語調顧定者。此皆七品之候也。夫頸須粗短。手臂須纖

長。語須如篋及鳳。此皆貴相也。故經曰。額角高聳。職位優重。虎頸圓粗。富貴有餘。牛顧虎視。富貴無比。天倉滿。得天祿。地倉滿。豐酒肉也。

天中豐隆。印堂端正者。六品之候也。

又曰。腦起身方。手厚腰圓。及聲清音朗者。

此皆六品之候也。夫人額上連天。中下及司空。有骨若肉如環者。名曰天城。周市無缺者大貴。有缺者門者為三公。夫聲者須深實。大而不濁。小而後彰。遠而不散。近而不亡。餘音激激。似若有篋。宛轉流韻。能圓能長。此善者也。宮聲重大。沈壅。商聲堅勁。廣博。角聲圓長。通徹。

徵聲抑揚。流利。羽聲奄蕩。低曳。此謂正聲也。

伏犀明峻。輔角豐稜者。五品之候也。

又曰。頸短背隆。乳闊腹垂。及鷺行虎步者。皆五品之候也。夫人腦縫骨起。前後長大者。將軍二千石。領兵相也。出髮際為伏犀。須聳

峻稜利。公侯相也。不用寬平。有坎者。迺剝。有峯者。大佳。寬平者。猶為食祿。夫腹須端妍。故曰。馬腹龍龍。玉帛豐稜也。

邊地高深。福堂廣厚者。四品之候也。

又曰。頭高面豐。長上短下。及牛顧龍行者。此皆四品候也。邊地

在額角近髮際也。福堂在眉尾近上也。夫頭須高大。故經曰。牛頭四方。富貴隆昌。虎頭高峙。富貴無比。象頭高廣。福祿長厚。犀頭律率。富貴鬱鬱。駝頭蒙洪。福祿所鍾。虎行將軍。鷹行大富也。

犀及司空龍角纖直者。三品之

候也。

又曰。背極厚。頭深且尖。及志雄體柔者。此皆三品候也。司空從髮際直下次天庭是也。龍角在肩頭上也。

頭頂高深。龍犀成就者。二品之候也。

又曰。頭角奇起。支節合度。及貌桀性安者。此皆二品

候也。夫容貌慷慨。舉止汪翔。精爽清澄。神儀安定。言語審諦。不疾不徐。動息有恒。不輕不躁。喜怒不妄發。趨捨合物宜。聲色不變其情。榮枯不易其操。此謂神有餘者。主得貴位也。四倉盡滿。骨角俱明者。一品之候也。

頭頸皆好。支節俱成。及容質姿美。顧視澄澈者。此皆一品之候也。

似龍者爲文吏。

似龍者甚貴。龍行者爲三公也。

似虎者爲將軍。

虎行者爲將軍。驛馬骨高爲將軍也。

似牛者爲宰輔。似馬

者爲武吏。

似馬亦貴也。

似狗者有清官。爲方伯。

似豬似猴者大富貴。似鼠者惟富而已。凡稱似者。謂動靜並似之。若偏似一處。乃貧寒者也。

天中主貴。氣平滿者。宜官

祿也。

天中最高。近髮際。發黃色。上入正角。至高廣。參駕遷刺史。牧守黃色如日月。在天中左右。侍天子也。黃色出天中。圓大光重者。暴見天子。經年及并寵。有功受封。恒有黃氣如懸鍾鼓。三公之相也。又發黃氣如龍形。亦受封也。四時官氣發天部。如鏡光者。暴貴

也。

天庭主上公大丞相之氣。

天庭直下次天中有黑子主死。

司空主天宮。亦三公之氣。

司空直下次天中。色惡主上書大凶。

中正主羣寮之氣。平品

人物之司也。

中正直下次司空。色好者連官轉職。若司空中正發赤色而歷歷者。在中正爲縣官。在天庭爲郡官。州縣蘭臺尙書各視所部也。

印堂主天下印綬。掌符印之官也。

印堂在兩眉間。

微下眉頭少許。次中正發赤色如連刀。上至天庭。下至鼻准。爲縣令。直闕庭發色者。長吏也。如車輪與輔角相應者。大貴。印堂一名闕庭也。

山根平美。及有奇骨伏起。爲婚連帝室。公主聳也。

山根直下次印堂。

高廣主方伯之坐。

從天中橫列至髮際。凡七名。高廣位在第三。高廣忽發黃色。如兩人提鼓者。將軍相也。

陽尺主州佐之官。

橫次高廣。位在第四。陽尺亦主少出。方伯有氣。臺遠

也。武庫主兵甲典庫之吏。

橫次陽尺。位在第五。

輔角主遠州刺史之官。

橫次武庫。位在第六。骨起色好。主黃門舍人之官也。

邊地主邊州之任。

橫次輔角。位在第七。

有黑子落

日角主公侯之坐

從天庭橫列至髮際凡八名日角位在第二平滿充直者宜官職

房心主京輦之任

橫次日角位在第二房心左爲文右爲武骨起宜作人師黃色見房心上至天庭爲丞令

直見房心而光澤者召爲國師也

驛馬主急疾之吏

橫次位在第七驛馬好色應印堂上秋冬得官也

額角主卿寺之位

從司空橫列至髮際凡八名額角橫次位第一色紅黃大吉昌也

上卿主

帝卿之位

橫次額角上卿躍躍封卿大樂

虎眉主大將軍

從中正橫列至髮際凡九名虎眉橫次位在第二發青白色者應行也

牛角主王之統師小將

橫次虎眉位在第三亦主封侯食祿

成角者更勝於肉也

元角主將軍之相

橫次位在第五無角者不可求官凡欲知得官在任久不先視年上發已長短發色長一分主一年二分二年以此消息則可知也有惡色閒之者主其年有事白色遭喪赤色彈奪黑色病青色獄厄天中

有氣橫千者無宮也然官色既久忽有死厄色閒之者代人死也若年上有好色如連山出雲雨處處皆通則無慮不達髮際有黃氣爲已得官若黑氣未也有黃氣如衣帶發額上遷官益祿也

夫人有六賤頭小身大爲一

賤又曰額角陷缺天山澤下亦爲一賤經曰額促而迤至老窮厄蛇頸薄曲糟糠不足蛇頭平薄財物寥落貉頭尖銳窮厄無計也

目無光澤爲二賤

又曰胸背俱薄亦爲二賤經曰陷胸薄尻及猴目皆窮相也

舉動不

便爲三賤

又曰音聲雌散亦爲三賤經曰語聲噴噴面部枯燥面毛戎戎無風而塵皆貧賤相也夫聲之惡者塵濁飛散細啞聊亂聲上則若盡往則不還淺亂澀細沈濁瘳弊舌短神強蹇此無響此惡相也夫人不笑似笑不嗔似嗔不喜似喜不畏似畏不

醉似醉常如宿醒不愁似愁常如憂戚容貌闕乏如經癩病神色悽愴常如有失舉止惇惶恒如趨急言語澀縮若有隱藏體貌低摧如遭凌辱此並神不足也神不足者多牢獄厄有官隱藏而失有位貶逐而黜者也

鼻不成就准向前低

爲四賤

又曰眇目斜視亦爲四賤經曰人中平滿耳無輪郭皆貧賤相也

腳長腰短爲五賤

又曰肩傾鼻曲亦爲五賤經曰蛇行雀趨財物無儲鼻柱薄主立諾鼻頭低垂至老獨炊据腰急步必無所使腰短者則被人奪職也

文策不成。脣細橫長。爲六賤。又曰。多言少信。亦爲六賤。經曰。口蒲。人不提攜。僻側。爲人所毀。口如炊火。至老獨坐。舌色白。下賤人也。舌短。貧賤人也。凡欲知人是賤者。貴處少而賤處多。多者廣也。少者狹也。六賤備具。爲僕隸之人。

此貴賤存乎骨骼者也。

既兼倉廩已實。斯乃卿相之明效也。若深目長頸。頰顏蹙鼻。蛇行驚立。猥啄鳥喙。筋不束體。面無華色。手無春荑之柔。髮有寒蓬之悴。是則窮乏徵驗也。昔姑布子卿謂子貢曰。鄭東門有一人。其長九尺六寸。河目而隆額。其頭似甕。其項似臯陶。其肩似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十。儼然若喪家之狗。河目謂上下匡而長也。額也。漢高祖隆准而龍顏。准、鼻也。顏、額也。兩角爲龍角。一角爲犀角。言高祖似龍。兩眉、顴骨高而鼻上隆。魏陳留王豐下兌上有堯圖之表。陳宣帝頸纈。貌若不惠。初賤時。楊忠見而奇之。曰。此人虎頸。必當大貴。後皆果然。此貴賤之效也。

夫木主春。生長之行也。春主肝。肝主目。目主仁。生長敷榮者。施恩惠與之意也。火主夏。豐盛之時也。夏主心。心主舌。舌主禮。豐盛殷阜者。富博宏通之義也。金主秋。

收藏之節也。

水主冬。萬物伏匿之日也。

土主季夏萬物結實

之月也。

故曰。凡人美眉目。好指爪者。庶幾好施人也。

損及薄。無信人也。如弓者。善人也。眼有光彩而媚好者。性識物理而明哲人也。眼光溢出。瞭外不散不動。瞭又不急不緩。而精不露者。智惠人也。瞭蹇縮。精無光者。愚鈍人也。眼光不出。瞭者。藏情人也。加以瞭澀盜視。必作偷也。若務脣〔音戊〕。咬齟〔而菜切〕者。蛆嫉人也。急脣〔側夾切〕者。不嫉妬則虛妄人也。盯〔竹耕切〕。雖脰血者。惡性人也。墮脰〔時間切〕。瞞晃者。愁噴〔呼箇切〕人也。貼〔丁念切〕。瞷〔聲念切〕。珉陵〔時巾切〕者。淫亂人也。彌詞。騰隨者。姦詐人也。瀝澄拘〔烏巧切〕。駸〔胡巧切〕者。掘強人也。羊日。𧈧〔烏江切〕。瞳〔救江切〕。

者。毒害人也。睚眦映燦者。回邪人也。精色雜而光彩浮淺者。心意不定。無信人也。精清光溢者。聰明人也。精沈光定者。大膽人也。上目眇下眇中深厚。氣色穠厚者。有威武。亦大膽人也。氣色眇眇淺薄人也。土地不潔者。無威怯懦人也。精紫黑而光彩端定者。剛烈人也。精潔白而端定者。好隱遁人也。精多光而不溢散。清澈而視端審者。直性人也。精黃而光彩澄澈者。慕道術人也。點精近上者。志意下劣人也。點精近下者。志意高尚人也。點精近裏者。自收斂人也。點精近外者。傲慢怒人也。羊目直視。能殺妻子。猪目滙澄。刑禍相仍。鸞視狼顧。常懷嫉妬。螻蛄日心。難得。夫指者。欲纖穠如鷺。有皮相連者。性淳和人也。指頭方懟者。見事遲人也。妍美者。囑授人信之。惡者。人不遵承也。毛髮光澤。唇口如朱者。才能學藝人也。心出爲舌。又主血。血窮爲

毛髮榮於耳。藏於神經。曰野狐鬢。難期信。殺鬚鬢多。狐疑。唇急齒露。難與爲友。唇寬端正。出言有章。唇口不佳。出言不信。口邊無媚。好揚人惡。口喙如鳥。不可與居。惡心人也。口急緩如鳥。言語皆撮聚者。此人多口舌。緩急不同。少信人也。鼻孔小縮。准

頭低曲者。慳慳人也。

肺出爲鼻孔。又主皮膚。又爲氣息。藏於魄。好鼻者。有聲譽。鼻柱薄而梁陷者。多病厄人也。鼻無媚。慳慳人也。螻蛄鼻。少意智人也。

耳孔小。齒瓣細者。邪詔姦佞人也。

腎出爲骨。又主髓。髓窮爲耳孔。骨窮爲齒。藏于志。經曰。耳孔深廣者。心虛而識元。耳孔醜小者。無智而不信神理。耳邊無媚。鄙拙人也。耳孔小而節骨曲戾者。無意智人也。老鼠耳者。殺之不死。又云。鼠耳之人。多作偷盜者也。

耳輪厚大。鼻准圓

實。乳頭端淨。頰頤深廣厚大者。忠信謹厚人也。

脾出爲肉。肉窮爲孔。又主耳輪。准。鼻梁。頰。頤等。藏於意。經曰。夫頭高大者。性自在而好凌人。頭卑弊者。性隨人而細碎。故曰。鹿頭側長。志氣雄強。免

頭蔑頤。意志下劣。懶頭橫闊。心意豁達。夫頸細而曲者。不自樹立人也。若色址駁或不潔淨者。性隨宜而不堅固。夫手纖長者。好施捨。短厚者。好取捨。則庶幾取則貪惜。故曰。手如鷄足。意智褊促。手如豬蹄。志意昏迷。手如猴掌。勤劬伎倆。夫背厚闊者。剛決人也。薄者。怯弱人也。夫腹端妍者。才華人也。故曰。牛腹婪貪。財物自淹。蝦蟇腹者。懶人也。夫腰端美者。則樂而能任人也。蜥蜴腰者。緩人也。夫臀蹠厚廣者。可倚任。安穩人也。夫蛇行者。含毒人也。不可與之共事。鳥行踟蹰。性行不良。似鳥鵲行也。鷹行雄烈。豺狼行者。性粗覓利人也。牛行。性直

也。馬行猛。此性靈存乎容止者也。范蠡曰：越王爲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尉繚曰：秦始皇隆准長目，鸞鵲聲，少恩信，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不可與之久遊。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

豕心，鵠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厭也。晉叔向欲娶于巫臣氏，其母不欲，曰：昔有仍氏生女，黧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元妻，樂正后夔娶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婪無厭，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變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皆是物也。汝何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乃止。魏安釐王問子從曰：馬回梗梗亮直，大夫之節，吾欲爲相，可乎？荅曰：長目而豕視，則體方而心圓，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一，臣見回非不偉其體幹，然甚疑其目。平原君相秦，將白起，謂趙王曰：武安君之爲人也，小頭而銳下，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銳下者，斷敢行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也。視瞻不轉者，執志強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王莽大口暨頤，露目赤精，聲大而身長七尺五寸，反脅仰視，瞰臨左右，或言莽所謂鸚鵡目虎喙豺狼之聲，故瞰食人，亦當爲人所殺。莽後篡漢位，後兵敗，歸果被殺也。夫命之與相，猶聲之與響也。聲動乎幾，響窮乎應，必然理矣。雖云以言信行，失之宰予，以貌度性，失之子羽，然傳稱無憂而戚憂必及之，無慶而歡樂必還之，此心有先動而神有先知，則色有先見，故扁鵲見桓公，知其將亡，申叔見巫臣，知其竊妻，或躍馬膳珍，或飛而食肉，或早隸晚侯，或初刑末王，銅巖無以飽生，玉饌終乎餓死，則彼度表捫骨，指色摘理，不可誣也。故列云爾。

論士第七

臣聞黃石公曰：昔太平之時，諸侯二師，方伯三師，天子六師，世亂則叛逆生，王澤竭則盟誓相罰，德同無以相加，乃攬英雄之心，故曰：得人則興，失士則崩，何以明之？昔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往而不得見，從

者止之。桓公曰：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五往而後得見。書曰：能自得師者王。何以明之？齊宣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議曰：夫觸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觸爲慕勢，不若使王爲趨士。宣王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者貴乎？對曰：昔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壟五百步而樵採者罪，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言之，生王之頭，曾不如死士之壟。宣王竟師之。

宣王左右曰：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之鍾，東南西北，莫敢不服。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步而處於農畝之下，則鄙野監門閭里士之賤也，亦甚矣。觸曰：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

舜起農畝而爲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人者，乃廿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稍稍誅滅，滅亡無族之時，欲爲監門閭里，安可得哉？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無其德而望其福者，約。無其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故曰：矜功不立，虛願不至。此皆夸其名華，而無其實德也。是以堯有九佐，舜有十友，禹有五丞，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于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不媿下學，而成其道。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爲本，雖高必以下爲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夫孤寡者，困賤下位者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以下人而尊貴士與？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明，是以明乎士之貴也。諺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馬不必騏驎，要之善走；士不必賢也，要之知道；女不必貴種，要之貞好。何以明之？淳于髡謂齊宣王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悅之。髡曰：古有騂騮騏驎，今之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有豹象之胎，今之無有；王選於衆，王朔味矣。古有毛嬙西施，今之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待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堯舜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

魯仲連謂孟嘗君曰：君好士未也。孟嘗君曰：文

不得士故也。對曰：君之廐馬百乘，無不被繡衣而食菽粟，豈有騏驥騄耳哉？後宮十妃，皆衣綈綺，食粱肉，豈有毛嫵西施哉？色與馬取於今之世上，何必待古哉？故曰：君好士，未也。張敞與朱邑書曰：飢者甘糟糠，飽者飫粱肉，何則？有無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何而後信。故士各達其及時之宜，若待古之英雋，必若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淮南曰：待腰褭飛兔而後駕，則世莫乘車矣；待西施洛浦而後妃，則終身不家矣。然不待古之英雋而自足者，因其所有而遂用之也。語曰：瓊艘瑤楫，無涉川之用；金弧玉弦，無激矢之能。是以介冑而無政事者，非撥亂之器；儒雅而乏治理者，非翼亮之士。何以明之？魏無知見陳平於漢王，漢王用之；絳灌等讒平曰：平盜嫂受金。漢王讓魏無知，無知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聞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于勝負之數，陛下假用之乎？今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耳。盜嫂受金，又安足疑哉？漢王曰：善。黃石公曰：有清白之士者，不可以爵祿得；守節之士，不可以威刑脅。致清白之士，修其禮；致守節之士，修其道。何以明之？郭隗說燕昭王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者與厮役處。詘指而事之，北面受學，則百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默，則什己者至；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憑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厮役之人至；恣睢奮擊，呶藉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乃古之服道致士者也。黃石公曰：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招其所歸，示其所死，則所求者至矣。何以明之？魏文侯太子擊禮田子方，而子方不爲禮。太子不悅，謂子方曰：不識貧賤者驕人乎？富貴者驕人乎？子方曰：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人主驕人而亡其國，大夫驕人而亡其家。貧賤者若不得意，納履而去，安往而不得貧賤乎？宋燕相齊，見逐罷歸，謂諸大夫曰：有能

與我赴諸侯乎。皆執仗排班。默而不對。燕曰。悲乎。何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也。陳饒曰。舉士大夫易得而難用。君不能用也。君不能用。則有不平之心。是失之於己而責諸人也。燕曰。其說云何。對曰。三升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鴈鷺有餘粟。是君之過一也。果園梨栗。後宮婦女以相提掇。而士曾不得一嘗。是君之過二也。綾紈綺縠。美麗於堂。從風而弊。士曾不得以爲緣。是君之過三也。夫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能行君之所輕。而欲使士致其所重。譬猶鉛刀畜之。干將用之。不亦難乎。宋燕曰。是燕之過也。語曰。夫人同明者相見。同聽者相聞。德合則未見而相親。聲同則處異而相應。韓子曰。趣捨同則相是。趣捨異則相非。何以明之。楚威王問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歟。何士人衆庶不譽之甚。宋玉曰。夫鳥有鳳而魚有鯨。鳳上擊九萬里。翱翔乎穹冥之上。夫蕃籬之鷄。豈能與料天地之高哉。鯨魚朝發於崑崙之墟。暮宿於孟津。夫尺澤之鯢。豈能與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鯨。士亦有之。夫聖人瑰琦意行。超然獨處。夫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

議曰。世之善惡。難得而知。苟非其人。莫見其際。何者。夫文章爲武人所嗤。未必鄙也。爲楊馬所毀。此真鄙矣。夫人臣爲桀紂所毀。未必爲愚也。必若堯舜所毀。此真愚矣。世之毀譽。不足

信也。故自不夜出。安知有夜行人。太公曰。智與衆同。非人師。伎與衆同。非國工。老子曰。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曰。凡人所賤。聖人所貴。信矣哉。語曰。知人未易。人未易知。何以明之。汗明說

春申君。春申君悅之。汗明欲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意矣。汗明曰。未審君之聖孰與堯。春申君曰。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卽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爲君終言之。君之賢不

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時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記曰。夫驥唯伯樂獨知之。若時無伯樂之知。卽不容其爲良馬也。士亦然矣。何以明之。孔子厄於陳。蔡。顏回曰。夫子之德至大。天下莫能容。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者之醜也。夫子何病焉。故曰。文王明夷。則主可知。

仲尼旅人則國可知。

穀梁傳曰。子旣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冠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

羈冠。謂交互翦髮。成童。謂八歲以上。

就師學

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旣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旣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孔子曰。夫內行不修。已之罪也。行修而名不彰。友之罪也。論曰。行遠道者。假於車馬。濟江海者。因於舟楫。故賢士

之立功成名。因於資而假物者。何以明之。公輸子能因人主之材木。以構宮室臺榭。而不能自爲專屋狹廬。材不足也。歐冶能因國君之銅鐵。以爲金鑪大鍾。而不能自爲壺鼎盤盂。無其用也。君子能因人主之政。朝以和百姓。潤衆庶。而不能自饒其家。勢不便也。故舜耕於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於朝歌。利不及于妻子。及其用也。恩流八荒。德溢四海。故舜假之堯。太公因之周文。君子能修身以假道。不能枉道而假財。慎子曰。騰蛇遊霧。飛龍乘雲。雲罷霧霽。與丘蚓同。則失其所乘矣。韓子曰。千鈞得船則浮。鎡銖失船則沈。非千鈞輕而鎡銖重。有勢之與無勢耳。故勢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離婁易於百步而難於眉睫。

非百步近而眉睫遠。道不可也。

語曰。夫有國之主。不可謂舉國無深謀之臣。闔朝無智策之士。在聽察所考。精與不精。審與

不審耳。何以明之。在昔漢祖。聽聰之主也。納陳恢之謀。則下南陽。不用婁敬之計。則困平城。廣武君者。策謀之士也。韓信納其計。則燕齊舉。陳餘不用其謀。則泚水敗。由此觀之。不可謂事濟者有計策之士。覆敗者無深謀之臣。虞公不用宮之奇之謀。滅於晉。仇由不聽赤章之言。仁於智氏。蹇叔之哭。不能濟崤。趙括之母。不能救長平之敗。此皆人主之聽不精不審耳。天下之國。莫不有忠臣謀士也。

議曰。天下無災害。雖有賢德無

所施才。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國家昏亂。有忠臣。淮南子曰。未有其功而知其賢者。唯堯之知舜也。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陸機曰。飛鸞西頓。則離朱與矇瞍收察。懸景東秀。則夜光與礧砢匿耀。是以才換世則俱困。功偶時而並劬。以此推之。向使殷無鳴條之事。則伊尹有莘之媵臣。周無牧野之師。則太公渭濱之漁者耳。豈能勒名帝籍。策勲天府乎。故曰。賢不肖者才也。遇與不遇者時也。誠哉是言也。

黃石公曰。羅其英雄。則敵國窮。夫英雄者。國家

之幹。士民者。國家之半。後其幹。收其半。則政行而無怨。知人則哲。唯帝難之。慎哉。

政體第八

議曰。夫政理得人則興。失人則毀。故首簡才行。次論政體焉。

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爲天下之人。強掩弱。詐欺愚。故立天子以齊一之。謂一人之明。不能徧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爲絕國殊俗。不得被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夫教誨之政。有自來矣。何以言之。管子曰。措國於不傾之地。有德也。

周武王問於弼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得。爲此奈何。對曰。攻守同道。而和與嚴其備也。故曰。和可以守。而嚴不可以守。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不

可以攻。嚴不若和之得也。故諸侯發政施令。政平於人者。謂之文政矣。接士而使吏。禮恭於人者。謂之文禮也。聽獄斷刑。治仁於人者。謂之文誅矣。故三文立於政行理。守而不存。攻而不得者。自古至今。未之嘗聞。月子曰。德者。天地萬物得也。義者。天地萬物之宜也。禮者。天地萬物體也。使天地萬物。皆得其宜。當其禮。謂之大仁。文子曰。夫人無廉恥。不可以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也。法能殺人。不能使人孝悌。能刑盜者。不能使人有廉恥。故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之。經非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刑措不用。禮義修而任得賢也。又曰。夫義者。非能盡利天下者也。利一人而天下從。暴者。非能盡害海內者也。害一人而天下叛。故舉措廢置。不可不審也。積於不涸之倉。務五穀也。

晁錯說漢文帝曰。今土地人民。不減于古。無堯湯之水旱。而蓄積不及古者。何

也。地有遺利。人有餘力。生穀之士。未盡墾闢。山澤之利。未盡出。遊食之人。未盡歸農也。當今之務。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人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之人入粟塞下。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則富人有爵。農人有錢。粟有所餘。而國用饒足。不過三載。塞下之粟必多矣。漢景帝詔曰。彫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工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而能毋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爲天下先。欲天下務農蠶桑。素有畜積。以備災害。鹽鐵論曰。國有沃野之饒。而人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木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人不足于財。藏於不竭之府。養桑麻。育六畜也。

漢景帝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其令郡國勸農桑。益種樹。可充衣食物。吏發人取庸采黃金珠玉

者。不務人用而淫巧衆也。藏於不竭之府。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以順人心也。

尉繚子曰。令所以一衆心也。不審所出。則數變。數變則令

雖出。衆不信也。出令之法。雖有小過無更。則衆不二聽。即令行矣。尹文子曰。文之于武也。令有必行。有不必行者。去貴妻。實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汝無敢恨。汝無敢思。此令不行者也。故爲人上者。必慎所出令焉。文子曰。治國有常。而利人爲本。政教有道。而令行爲古也。

使士於不諍之官。使人各爲其所長也。

孫卿曰。相高下。序五穀。君子不如農人。通財貨。辨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設規矩。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若夫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言必當理。事必當務。然後君子之

所長。文子曰。力勝其任。即舉之不重也。能勝其事。則爲之不難也。明必死之路。嚴刑罰也。

議曰。孔子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禮也。故三軍大敗。不可斬。獄犴不治。不可刑。何也。上教之不行。罪不在人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

時暴也。不誠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即可也。陳道德以先服之。猶不可。則尙賢以勸之。又不可。則廢不能以憚之。而猶有邪人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矣。袁子曰。夫仁義禮智者。法之本也。法令刑罰者。治之末也。無本者不立。無末者不成。何則。夫禮教之法。先之以仁義。示之以禮讓。使之遷善。日用而不知。儒者見其如此。因謂治國不須刑法。不知刑法承于下。而後仁義興于土也。法令者。賞善禁淫。居理之要。商韓見其如此。因曰。治國不待仁義爲體。故法令行于下也。故有刑法而無仁義。則人怨。怨則怒也。有仁義而無刑法。則人慢。慢則姦起也。本之以仁。成之以法。使兩道而無偏重。則治之至也。故仲長子曰。昔秦用商君之法。張爾天之網。然陳涉大呼于沛澤之中。天下響應。人不爲用者。怨毒結於天下也。桓範曰。桀紂之用刑也。或脯醢人肌肉。或剗割人心腹。至乃叛逆衆多。卒用傾危者。此不用仁義爲本者也。故曰。仁者法之恕。義者法之斷也。是知仁義者。乃刑之本。故孫子曰。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此之謂矣。

開必得之門。信慶賞也。

呂氏春秋曰。夫信立則虛立。可以賞矣。六合之內。皆可以爲府矣。人主見此論者。其

王久矣。人臣知此論者。可以爲王者佐矣。徐幹中論曰。天生蒸人。其情一也。刻肌虧體。所同惡也。被玉垂藻。所同好也。此二者常在。而人或不理其身。有由然也。當賞者不賞。而當罰者不罰。則爲善者失其本望。而疑其所行。則爲惡者輕於國法。而恬其所守。苟如是。雖日用斧鉞于市。而人不去惡矣。日賞賜爵祿於朝。而人不興善矣。蜀張裔謂諸葛亮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罰不以無功取。刑不可以勢貴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也。

不爲不可成。量人力也。

文子曰。夫債少易償也。職寡易守也。任輕

易勸也。上操約少。下效易爲之功。是以爲君爲臣。久而不相厭也。末世之法。高爲量而罪不及。重爲任而罰不勝。危爲難而誅不敢。人困於三責。即飾智以詐上。雖峻法嚴刑。不能禁其姦也。新語曰。秦始皇設刑法。爲車裂之誅。築城域以備胡越。事愈煩。下愈亂。法愈衆。姦愈縱。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舉措太衆。刑罰太極故也。

不求不可得。不強人以其所惡也。

故其稱曰。政者政之所行。在順人心。政之所廢。在逆人心。夫人惡憂勞。愛逸樂。逸樂之人。惡貧賤。富貴之人。惡危墜。存安之人

惡絕滅。生生者育之。能逸樂之。則人恐之憂勞。能富貴之。則人恐之貧賤。能存安之。則人恐之危墜。能生育之。則人恐之絕滅。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亦叛。晏子曰。謀度於義者。必得事。因于仁者。必成。反義而行。背仁而動。未聞能成也。呂氏春秋曰。樹木茂則禽獸歸之。水源深則魚鼈歸之。人主賢則豪傑歸之。故聖主不務歸之者。而務其所歸。故曰。強令之笑。不樂。強令之哭。不悲。強之爲道。可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也。不處不可久。不偷取一世宜也。董仲舒論安邊之策。

欲令漢與匈奴和親。又取匈奴愛子爲質。班固以匈奴桀驁。每有人降漢。輒亦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安肯以愛子爲質。孝文時。妻以漢女。而匈奴屢背約。東。昧利不顧。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媮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晁錯說漢文帝。令人入粟塞上。得以拜爵。得以贖罪。上從之。荀悅曰。聖人之政。務其綱紀。明其道義而已。若夫一切之計。必推其公議。度其時宜。不得已而用之。非有大故。弗由之也。知時者可立以爲長。范蠡曰。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管子曰。

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語曰。聖人修備以待時也。審於時。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爲君。議曰。孫卿曰。盜王者之法。與王者之人爲之。則亦王矣。盜霸者之法。與霸者之人爲之。則亦霸矣。盜亡國之法。

與亡國之人爲之。則亦亡矣。夫與積禮義之君子爲之。則王矣。與端誠信令之士爲之。則霸矣。與權謀傾覆之人爲之。則亡矣。三者。明主之所謹擇。此能察於用也。管仲曰。大位不仁。不可授以國柄。見賢不讓。不可與尊位。罰避親戚。不可使主兵。不好本事。不可與都邑。又曰。使賢者食於能。則上尊崇。鬪士食於功。則卒輕死。使二者設於國。則天下理。傅子曰。凡都縣之考課。有六。一曰。以教課治。則官慎德。二曰。以清課本。則官慎行。三日。以才課任。則官慎舉。四曰。以役課平。則官慎事。五曰。以農課等。則官慎務。六曰。以獄課訟。則官慎理。此能備官也。

故曰。明版籍。審什伍。限夫田。定刑名。立君長。急農桑。去末作。敦學黜核才藝。簡精悍。修武備。嚴禁令。信賞罰。糾游戲。察苛尅。此十五者。雖聖人復起。必此言也。夫欲論長短之變。故立政道以爲經焉。

長短經卷第二 文中

君德九 臣行十 德表十一 理亂十二

君德第九

夫三皇無言。化流四海。故天下無所歸功。伏羲、女媧、神農、稱三皇也。帝者體天則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讓功。四

海化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故使臣不用禮賞功。美而無害。

黃帝者。順天地之紀。時播百穀。勲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時物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顓頊者。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

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潔誠以祭祀。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礪。高辛者。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人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帝堯者。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虞舜者。善無微而不著。惡無隱而不彰。任自然以誅賞。委羣心而就制。故能造御乎無爲。運道于至和。百姓日用而不知。合德者自有者。此五帝德也。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議曰。韓信云。項王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親。特劫於威。強服耳。

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諸葛亮曰。荊州之人附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今將軍誠命猛將。與荊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由此言之。人心不服。其勢易破。故王者之道。降心服志也。設矩備衰。有察察之政。兵甲

之備。而無爭戰血刃之用。天下太平。君無疑於臣。臣無疑于主。國定主安。臣以義退。亦能美而無害。

昔三代明

王。啓建洪期。文質殊制。而令名一致。故曰。夏人尙忠。忠之弊也朴。救朴莫若敬。殷人革而修焉。敬之弊也鬼。救鬼莫若文。周人矯而變焉。文之弊也薄。則又反之于忠。三代相循。如水濟火。所謂隨時之宜。救弊之術。此三王之德也。霸主制士以權。

結士以信。使士以賞。信衰士疏。賞毀士不爲用。

左傳曰。楚圍宋。宋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于是乎蒐。

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使郤穀將中軍。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人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務利人。人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人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信。人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恭。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人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戊。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此五霸德也。故曰。理國之本。刑與德也。二者相須而行。相待而成也。天以陰

陽成歲。人以刑德成治。故雖聖人爲政。不能偏用也。故任德多。用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仗

刑多。任德少者。五霸也。純用刑。強而亡者。秦也。

政曰。古之理者。其政有三。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強國之政脅之。故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脅之。脅之不變。而後刑之。故至於

刑。則非王者之所貴矣。故虞南云。彼秦皇者。弃仁義而用威力。此可以吞并。而不可以守成。此任刑之弊也。

或曰。王霸之道。既聞命矣。敢問高光二帝。皆拔起壠畝。芟夷禍

難。遂開王業。高祖豁達以大度。光武謹細於條目。名擅其美。龍飛鳳翔。故能撥亂庇人。拯斯塗炭。然比大德。方天威。孰爲優劣乎。曹植曰。昔漢之初興。高祖因暴秦而起。遂誅強楚。光有天下。功齊湯武。業流後嗣。帝王之元勳。人君之盛事也。然而名不繼德。行不純道。身沒之後。崩亡之際。果令凶婦肆酷虐之心。嬖妾被人薨之刑。趙王幽囚。禍殃骨肉。諸呂專權。社稷幾移。凡此諸事。豈非高祖寡計淺慮。以致斯哉。然其梟將畫臣。皆古今之所鮮。有歷代之希覩。彼能任其才而用之。聽其言而察之。故兼天下而有帝位也。世祖體乾靈之休德。稟貞和之純精。蹈黃中之妙理。韜亞聖之懿才。其爲德也。聰達而多識。仁智而明恕。重慎

而周密樂施而愛人。值陽九無妄之世。遭炎精厄會之運。殷爾雷發。赫然神舉。奮武略以攘暴。興義兵以掃殘。軍未出於南京。莽已斃於西都。爾乃廟勝而後動。衆計定而後行。師故攻無不陷之壘。戰無奔北之卒。宣仁以和衆。邁德以來遠。故寶融聞聲而影附。馬援一見而嘆息。敦睦九族。有唐虞之稱。高尚純朴。有羲皇之素。謙虛納下。有吐握之勞。留心庶事。有日昃之勤。是以計功則業殊。比隆則事異。旌德則靡慝。言行則無穢。量事則勢微。論輔則臣弱。卒能握乾圖之休徵。立不刊之遐迹。金石銘其休烈。詩書載其懿勳。故曰。光武其優也。

荀悅曰。高祖起於布衣之中。奮劍而取天下。不由唐虞之禪。不階湯武之士。龍興虎變。率從風雲。征亂伐暴。廓清帝宇。八載之間。海內克定。遂荷天衢。登建皇極。上古已來。書籍所載。未嘗有也。非雄俊之才。寬明之略。歷數所授。

神祇所相。安能致功如此。焚魚斷蛇。異物同符。豈非精靈之感哉。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斯之謂矣。夏政忠忠之弊。野朴。故殷承之以敬。敬之弊。鬼。故周承之以文。文之弊。薄。救薄莫若忠。三王之道。周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弊。秦不改反酷刑。漢承其弊。得天統矣。孔融曰。周武從后稷已來。至其身相承。積十五世。但有魚鳥之瑞。至如高祖。一身修德。瑞有四五。白蛇分。神母哭。西入關。五星聚。又武王伐紂。斬而梟之。高祖入秦。赦子嬰而遣之。是其寬裕。又不如高祖。虞南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王者與友處。漢祖之臣。三傑是也。光武之佐。二十八將是也。豈得以鄧禹吳漢。匹於張良韓信者乎。然漢祖功臣。皆以強盛誅滅。光武佐命。悉用優秩。安全君臣之際。良可稱也。絕長補短。抑其次焉。由此言之。夫漢高克平秦項。開創漢業。衣冠禮樂。垂之後代。雖未階王道。霸德之盛也。

或曰。班固稱周云成康。漢言文景。斯言當乎。虞南曰。成康承文武遺跡。以周召爲相。化篤厚之氓。因積仁之德。疾風偃草。未足爲喻。至江漢祖開基。日不暇給。亡嬴之弊。猶有存者。太宗體茲仁恕。式遵玄默。滌秦項之酷烈。反軒昊之淳風。幾致刑厝。斯爲難矣。若使不溺新垣之說。無取鄧通之夢。懷懷乎庶幾近於王。

道。景帝之擬周康。則尙有慙德。

漢文贊曰。文帝卽位二十三年。宮室園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南越尉他。

自立爲帝。召貴他兄弟。以德懷之。他遂稱臣。與匈奴結親。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惡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机杖。羣臣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人。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嗚呼仁哉。或問傳子曰。漢太宗除肉刑。可謂仁乎。對曰。匹夫之仁也。夫王天下者。大有濟者也。非小不忍之謂。由此言之。班固以太宗爲仁。不在除肉刑矣。景帝贊曰。孔子稱斯人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信哉。周秦之弊。罔密文峻。而奸宄不勝。漢興。埽除煩苛。與人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導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人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哉。

此王道也。

或曰。漢武帝雄才大略。可方前代何主。虞南曰。漢武承六世之業。海內殷富。又有高人之資。故能總

攬英雄。駕御豪傑。內興禮樂。外開邊境。制度憲章。煥然可述。方於始皇。則爲優矣。至於驕奢暴虐。可以相

亞。並功有餘而德不足。

武帝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政。文景務在養人。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

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齊斯人。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推此而言之。彼漢武秦皇。皆立功之君。非守成之主也。

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

管蔡四國之變。漢昭幼年卽位。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漢昭委任霍光。二主孰爲先後。魏文帝曰。周成王體聖考之休氣。稟賢妣之胎誨。周邵爲保傅。呂望爲太師。口能言則行人稱辭。足能履則相者導儀。目厭威容之美。耳飽德義之聲。所謂沈漬玄流。而沐浴清風矣。猶有咎悔。聆二叔之謗。使周公東遷。皇天赫怒。顯明厥咎。然後乃寤。不亮周公之聖德。而信金縢之教言。豈不暗哉。夫漢昭父非武王。

母非邑姜。養惟蓋主。相則桀光。保無仁孝之質。佐無隆平之治。所謂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然而德與性成。行與禮并。在年二七。早知夙達。發燕書之詐。亮霍光之誠。豈將啓金縢。信國史。而後乃寤哉。使成昭鈞年而立。易世而化。賀臣而治。換樂而歌。則漢不獨少。周不獨多也。

大將軍霍光及上官桀秉政。害光寵。欲誅之。乃詐爲帝兄燕王旦上書。稱光行

上林稱蹕等事。帝不信。

或曰。漢宣帝政事明察。其光武之儔歟。虞南曰。漢宣帝起自閭閻。知人疾苦。是以留心聽政。擢用賢良。原其循名責實。峻法嚴令。蓋流出於申韓也。古語云。圖王不成。弊猶足霸。圖霸不成。弊將如何。光武仁義。圖王之君也。宣帝刑名。圖霸之主也。今以相輩。恐非其儔。

議曰。元帝之爲太子。嘗諫宣帝。以爲持法太嚴。帝作色曰。我漢家以霸王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化。

用害政乎。雖以此言之。知其度量不遠。然寬猛之制。有自來矣。昔高祖入秦。約法三章。秦人大悅。此言緩刑之美也。郭嘉說曹公云。漢末政失於寬。紹以寬濟。故不讎。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言嚴刑之當也。故傳曰。政寬則人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人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書曰。刑罰世輕世重。周禮曰。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由此觀之。但問時代何如耳。嚴刑惡足小哉。

或曰。漢元帝才藝溫雅。其守文之良主乎。虞

南曰。夫人君之才。在乎文德武功而已。文則經天緯地。詞令典策。武則禁暴戢兵。安人和衆。此南面之宏圖也。至於鼓瑟吹簫。和江度曲。斯乃伶官之職。豈天子之所務乎。

議曰。元帝多才藝。善鼓瑟琴。雖如此。非善之善也。何則。徐幹中論曰。夫許小事而略大道。察近物而

暗遠數。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亂也。未有如此而不亡也。所謂詳小事。察近物者。謂耳聽於絲竹歌謠之和。目明於彫琢彩色之章。口給於辯惠切對之詞。心通於短言小說之文。手習於射御書數之巧也。所謂遠數大道者。謂仁足以覆羣羣生。惠足以撫養百姓。明足以

照見四方。智足以統理萬物。權足以應變無端。義足以阜生財用。威足以禁遏奸非。武足以平定禍亂。詳於聽受。而審於官人。達于廢興之原。通於安危之分。如此則君道畢矣。昔魯莊多伎藝。詩人刺之。魯昭善容儀。有出奔之禍。由是言之。使人主視如離婁。聽如師曠。射如夷羿。書如史籀。可謂善於有司之職。何益於理乎。匡衡諫元帝改政書曰。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必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令。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奸邪未禁者。殆議論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或曰。觀僞新王莽。謙恭禮讓。豈非一代之名士乎。至作相居尊。驕淫暴虐。何先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此守文也。

後相背甚乎。虞南曰。王莽天姿慘酷。詐僞人也。未達之前。徇名求譽。得志之後。矜能傲物。飭情既盡。而本質存焉。懷諫自高。卒不改寤。海內冤酷。爲光武之驅除焉。

班固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國必聞。在家必聞。色取

仁而行違者耶。莽既非仁。而有邪佞之材。又承四父世業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爲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奪之禍。推此言之。亦有天時。非人力所致。及其竊位南面。處非所據。顛覆之勢。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謂皇虞復出也。乃矜其威詐。滔天虐人。是以海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內外怨恨。遠近俱廢。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爲墟。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未有如莽之甚者也。紫色蠅聲。餘分國位。爲聖王之驅除云。吳王孫皓論呂蒙曰。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長大學問。開益籌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辯。而外爲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責也。此驅除之意也。

夏少康。漢光武。皆中興之君。孰者爲最。虞

南曰。此二帝皆興復先緒。光啓王業。其名則同。其實則異。何者。光武之世。藉思亂之民。誅殘賊之莽。取亂侮亡。爲功差易。至如少康。則夏氏之滅已二代矣。羿及寒浞。藐然遺體。身在胎孕。母氏逃亡。生於他國。不及過庭之訓。曾無強近之親。遭離亂之難。庇身非所。而能崎嶇於喪亂之間。遂成配天之業。中興之君。斯爲稱

首。魏高貴鄉公問荀顗曰：有夏既衰，后相殄滅少康，收輯夏衆，復禹之績。高祖拔起壘畝，芟夷秦項，考其功德，誰爲先後？顗等曰：造之與因，難易不同。少康功德雖美，猶爲中興。漢世祖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等以爲優。上曰：少康生於滅亡之後，降爲諸侯之隸，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卒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非至德宏仁，豈能濟斯勲乎？漢祖因土崩之勢，收一時之權，爲人子而數危其親，爲人君則囚繫賢相，爲人父則不能衛其子，身沒之後，社稷幾傾。若與少康易時而處，政未能復大禹之績也。推此言之，宜高夏康而下漢祖矣。後漢衰亂，由於桓靈二主，凶德誰則爲甚？虞南曰：桓帝赫然奮怒，誅滅梁冀，有剛斷之節焉。然閹人擅

命，黨錮事起，中平亂階，始於桓帝。古語曰：天下嗷嗷，新主之資也。靈帝承疲民之後，易爲善政，黎庶傾耳，咸冀中興。而帝襲彼覆車，毒跡前輩，傾覆宗社，職帝之由。天年厭世，爲幸多矣。

議曰：桓帝問侍中爰延曰：朕何如主也？對曰：漢中主何者？尙書令陳

蕃任事則理，中常侍黃門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爲善，可與爲非，此中主之謂也。虞南曰：夫岷江初發，其源可以濫觴，及其遠也，方舟而後能濟。元帝之時，而任宏恭石顯，暨於桓靈，加以單超張讓，既數彝倫，遂傾宗國。其所由來者漸矣。故曰熒熒不滅，火炎奈何。言慎其始也。嗚呼！百代之後，其鑒之哉！古語曰：寒者易爲衣，饑者易爲食，晁錯曰：夫國富強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由此言之，是知昏亂之君，將以開聖德矣。自炎精不競，寓縣分崩，曹孟德挾天子而令

諸侯，劉玄德憑蜀漢之阻，孫仲謀負江淮之固，三分天下，鼎足而立，皆肇開王業，光啓霸圖。三方之君，孰有優劣？虞南曰：曹公兵機智算，殆難與敵，故能肇迹開基，居中作相，實有英雄之才矣。然謫詭不常，雄猜多忌。至於殺伏后，鳩荀彧，誅孔融，戮崔琰，妻生斃於一言，桓劭勞於下拜，棄德任刑，其虐已甚。坐論西伯，實非其人。許都所謂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斯言爲當。劉公待劉璋以賓禮，委諸葛而不疑，人君之德。

於斯爲美。彼孔明者，命世之奇才。伊呂之儔匹，臣主同心，魚水爲譬。但以國小兵弱，斗絕一隅，支對二方，抗衡上國。若使與曹公易地而處，騁其長算，肆關張之武，盡諸葛之文，則霸王之業成矣。孫主因厥兄之資，用前朝之佐，介以天險，僅得自存。比於二人，理弗能逮。

陳壽云：劉備機權幹略，不逮魏武，所以基宇亦狹。張輔曰：何爲其然？夫撥亂之主，當先以收相獲將爲本，一身善戰，不足

恃也。諸葛孔明達禮知變，殆王佐之才。玄德無強盛之勢，而令委質關羽張飛，皆人傑也，服而使之，夫明暗不相爲用，能否不相爲使，武帝雖處安強，不爲之用也。況在危急之間乎？若令玄德據有中州，將與周室比隆，豈徒二傑而已？魏帝問吳使趙咨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答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戰三州，虎視天下，是其雄也；屈身于陛下，是其略也。孫策瘡甚，呼弟權曰：舉江東之衆，決機于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才，以保江東，我不如卿。陳壽云：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勾踐之奇，人之傑也，故能口擅江表，成鼎峙之業也。

晉宣帝雄謀妙算，諸葛亮冠世奇才，誰爲優劣？虞

南曰：宣帝起自書生，參佐帝業，濟世危難，克清王道，文武之略，實有可稱，而多杖陰謀，弗由仁義，猜忍詭伏，盈諸襟抱。至如示謬言於李勝，委鞠獄於何晏，愧心負理，君子不爲，以此僞情行之萬物，若使力均勢敵，俱會中原，以仲達之姦謀，當孔明之節制，恐非儔也。

吳張儼默記論諸葛亮司馬宣王二相優劣曰：漢朝傾覆，天下分崩，二公並遭值際會，託身明主，孔明起蜀漢之地，蹈一州之

上方之大國，蓋有九分之一也。掘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維之志。仲達據天下十倍之地，杖兼井之衆，據牢城，擁精銳，無擒敵之意，務自保而已。使彼孔明若此而不亡，則涼雍不解甲，中國不釋鞍，勝負之勢亦已決矣。方之司馬，不亦優乎？或曰：晉

景文兄弟孰賢？

魏明帝崩，立養子齊王芳。遺詔使曹爽與司馬宣王輔政。宣王誅爽，自專政。宣王薨，子景王名師，字子元，代立輔政。廢齊王芳，立高貴鄉公。景王薨，弟文王名昭，字子上，又代立輔政，殺高貴鄉公，立陳留王。後陳留王以魏禪晉，武帝

名炎字安世。即位平吳。天下一統。及子惠帝立。天下大亂。五胡入中原矣。虞南曰。何晏稱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太初是也。惟幾也。故能成天

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故知王佐之才。著於早日。及誅爽之際。智略已宣。欽儉稱兵。全軍獨克。此足見其英圖也。雖道盛三分。而終身北面。威名振主。而臣節不虧。侯服歸全。於斯爲美。太祖嗣興。克寧禍亂。南定淮海。西平庸蜀。役不踰時。厥功爲重。及高貴纂歷。聰明夙智。不能竭忠協贊。擬迹伊周。遂乃僞謗士彥。委罪成濟。自貽逆節。終享惡名。斯言之玷。不可磨也。

干寶晉總論曰。昔宣帝以雄才碩量。應運所仕。值魏太祖創業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性深阻。有城府。而能寬綽。以容

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項採拔。故能西擒孟達。東舉公孫淵。內夷曹爽。外襲王陵。屢距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輜車之勢。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玄豐亂內。欽誕寇外。潛謀雖。而在幾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光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至於世祖。遂享皇極。仁以厚下。儉以節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人詠維新。四海悅勸矣。汎舟三峽。介馬桂陽。役不二時。江湖來同。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險塞。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職。人樂其生。百代之一時也。武皇既崩。山陵未乾。而楊駿被誅。母后廢黜。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閼伯實沈之隙。歲構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之於荆揚。劉淵王彌。燒之於青冀。二十餘年。而河洛爲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林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附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思郭欽之謀。而寤戎狄之有釁。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樂聲。范甗必爲之請死。賈誼必爲之痛哭。又況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也。

東晉

自元帝以下。何主爲賢。虞南曰。晉自遷都江左。強臣擅命。垂拱南面。政非己出。王敦以盤石之宗。居上流。

之要。負才矜地。志懷問鼎。非肅祖之明斷。王導之忠誠。則晉祚其移於王氏矣。若使降年永久。仗任羣賢。因灋湖之遺黎。乘劉石之衰運。則克復中原。不難圖也。元帝值天下崩離。創立江左。後肅祖卽位。大將軍王敦威震內外。將謀爲逆。帝與王導溫嶠等決計征敦。敦敗死也。或曰。

僞楚桓玄有奇才遠略。而遂至滅亡。何也。

桓玄字敬道。父溫。大司馬。玄傳綜術藝。以雄豪自處。晉安帝以爲丞相。封楚王。遂禪位。

虞南曰。夫人君之量。必虛己

應物。覆載同於天地。信誓擬於暄寒。然後萬姓樂推而不厭也。彼桓玄者。蓋有浮狡之小智。而無含宏之

大德。值晉末衰亂。威不逮下。故玄得肆其爪牙。以徼倖之餘。而逢神武之運。至於夷滅。固其宜也。

鸞子曰。發政施

令。爲天下福者。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民不求而得所欲。謂之信。除天下之害者。謂之仁。仁與信和。與道帝之王者器也。由此言之。豪雄小智。何益於樂推哉。

宋祖誅滅桓玄。再興晉室。梁代裴子野優之

於宣武。其事云何。虞南曰。魏武曹騰之孫。累葉榮顯。濯纓漢室。三十餘年。及董卓之亂。乃與山東俱起。誅

滅元凶。曾非己力。晉宜歷任卿相。位極台鼎。握天下之圖。居旣安之勢。奉明詔而誅逆節。建瓴爲譬。未足

喻也。宋祖以匹夫提劍。首創大業。旬月之間。重安晉鼎。居半州之地。驅一郡之卒。斬譙縱於庸蜀。禽姚紹

於嶠函。剋慕容超於青部。梟盧循於嶺外。戎旗所指。無往不捷。觀其豁達。則漢祖之風。制勝胸襟。則光武

之匹。惜其祚短。志未可量。此爲優矣。

裴子野曰。宋武皇帝。奇跡多於魏武。大德厚於晉宣。拔足行閒。却孫恩。蟻聚之衆。奮臂荆郢。掃桓玄。盤石之宗。方軌長驅。則三齊無堅壘。迴戈內赴。則五嶺靡餘妖。命孫季高。於巨

海之上。而番禺席卷。闢朱齡石於百夫之下。而庸蜀來王。羌胡畏威。反爲表裏。董率虎旅。以事中原。然後請呼上帝。步驟前王。光有帝圖。謂之義取者也。又曰。桓敬道有文武奇才。志雪餘恥。狡動離亂之中。奄有天下而不血刃。旣而嘯命六合。規模進取。未及踰年。坐盜社稷。

自以名高漢祖。事捷魏晉。思專共侈。以冀恭己。若王謐桓謙。以人望鎮領。裏王綏謝混。以後進相光輝。羣從兄弟。州連郡。民駭其速而服其強。無異望矣。高祖于時。朱方之一匹夫也。無千百之衆。糾合同盟。電擊二州。未及半旬。蕩清京邑。號令羣后。長驅江漢。推亡楚於匪隙。拔袁晉於已頽。自軒轅已來。用兵之疾。未始有也。自非雄略不世。天命底止焉。能若此者乎。於是人知攸暨。而王迹興矣。

宋孝武明帝二人孰賢。虞南曰。二帝殘忍之性。異體同心。誅戮賢良。割剪枝葉。內無平勃之相。外闕晉鄭之親。以斯大寶。委之昏稚。故使齊氏乘釁。宰制天下。未踰歲稔。遂移龜玉。絨滕雖固。適爲大盜之資。百慮同失。可爲長歎。鼎社傾淪。非不幸也。

孝武名駿。文帝第三子。爲江州刺史。弟劼既弑。

逆帝與顏竣於江州起義。征劼平之。明帝名彧。文帝第十八子。卽位。盡殺孝武諸子。務爲彫飾。天下騷然。崩子昱立。無道。蕭道成殺之。

齊建元永明之間。號爲治世。誠有之乎。虞南曰。齊高

創業之主。知稼穡之艱難。且立身儉素。務存簡約。武帝則留意後庭。彫飾過度。然能委任王儉。憲章攸出。禮樂之盛。咸稱永明。宰相得人。於斯爲美。

議曰。子言衛靈公之無道。康子曰。夫如是。奚爲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此言委任有德之美也。田單相齊。過淄水。

有老人涉淄而寒。田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厚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恐後之。此言委任有德之惡也。故齊侯惡陳氏厚德。晏子謂齊侯曰。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可以止之。齊襄惡田單厚施。貫珠者謂襄王曰。王不如嘉單之善。令曰。寡人憂人之饑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人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稱寡人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單之善。亦王之善也。後里閭相與語曰。田單之愛人。乃王之教也。夫收臣下之權。宜如晏子及貫珠者。昔漢祖疾甚。呂后問爲相。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慙。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宋高祖大漸。誡太子曰。檀道濟雖有幹略。而無遠志。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謝晦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也。可以會稽處之。夫任賢用能。宜如漢高及宋祖矣。

宋齊二代。

廢主有五。並驕淫狂暴。前後如一。或身被賊殺。或傾墜宗社。豈厥性頑凶。自貽非命。將天之所棄。用亡大業乎。虞南曰。夫上智下愚。特稟異氣。中庸之才。皆由訓習。自宋齊已來。東宮師傅。備員而已。貴賤禮隔。規獻無由。多以位升。罕由德進。此五君者。稟凡庸之性。無周召之師。遠益友之箴規。狎宵人之近習。以斯下質。生而楚言。覆國亡身。理數然也。

議曰。賈生云。昔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導之教練。此三公之職也。又置三少。曰少傅。少保。少師。是與太子晏者也。故乃

孩抱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翼衛之。使與太子居處。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猶生長齊地。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猶生長楚地。不能不楚言也。秦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視殺人若刈草菅。然豈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導之者。非其理也。晉惠帝太子遹有罪。閹纂上書諫曰。臣伏念適長養深宮。沈淪富貴。受饒先帝。父母驕之。每見選師傅。下至羣吏。率取膏粱擊鍾鼎食之家。希有寒門儒素。如衛綰周文。洗馬舍人。亦無汲黯鄭莊之比。遂使不見事君父之道。古禮。太子以士禮與國人齒。欲令知賤。然後乃貴。自頃東宮亦微。太盛所以致敗。非但東宮。諸王師友文學。亦取豪族力能得者。豈有切磋。能相長益。今適言語悖逆。受罪之日。不失子道。尙可重選師傅。置遊談文學。皆選寒長孤宦。以學行自立者。及涉履艱難。名行素立者。使與遊處。絕貴戚子弟。輕薄賓客。但通古今。孝子慈親。忠臣事君。及思愆改過。皆聞善道。庶幾可全。由此觀之。故知太子者。選左右。俾喻教之最急也。梁元帝聰明才學。克平禍亂。而卒致傾覆。何也。

元帝。梁武帝第七子。名繹。爲荊州刺史。破侯景都荊州。爲西魏。萬紐于謹來伐。執帝害之。虞南

曰。梁元聰明伎藝。才兼文武。杖順伐逆。克雪家冤。成功遂事。有足稱者。但國難之後。傷夷未復。信強寇之甘言。襲褊心於懷楚。蕃屏宗支。自爲讐敵。孤遠懸僻。莫與同憂。身亡祚滅。生人塗炭。舉鄢郢而棄之。良可

惜也。

議曰淮南子云夫仁智才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智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知人則無亂政此三代所以昌也智伯有五過人之才而不免於身死人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而身虜於看者不知賢也故仁莫大于愛人智莫大於

知人二者不立雖察慧捷巧不免於亂矣或曰周武之雄才武略身先士卒若天假之年盡其兵算必能平宇內爲一代之明主乎虞南曰周武驍勇果毅有出人之略觀其卑躬厲士法令嚴明雖勾踐穰苴無聞於天下此猛將之任非人君之度量也由此觀之夫撥亂之主當先以收相獲將爲本一身善戰不足恃也故劉向曰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之也伎藝善戰何益哉後齊文宣帝狂悖之蹟桀紂之所不爲而國富人豐不至於亂

亡何也。

宣帝名洋後齊高歡第二子受後魏禪也

虞南曰昔齊桓奢淫亡禮人倫所棄假六翮於仲父遂伯諸侯宣武帝鄙稔忍

虐古今無比委萬機於遵彥保全宗國以其任用得才所以社稷猶存者也。

議曰殷有三仁太康有五弟亦皆賢者而國爲墟何哉鸛子曰君子與人

之謀也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見受也能必忠而不能必見入也能必信而不能必見信也故虞公不用宮之奇謀滅於晉仇由不聽赤章之言亡於智氏天下之國莫不有忠臣謀士但在用與不用耳苟爲不用反貽君謗賢人君子安能救敗亂乎陳武帝起

自草萊興創帝業近代以來可方何主虞南曰武帝以奇才遠略懷匡復之志龍躍海嶠豹變嶺表掃重氛於絳闕復帝座於紫微西抗周師北夷齊寇宏謀長算動無遺冊實開基之令主撥亂之雄才比宋祖則不及方齊高則優矣隋文帝起自布衣光有神器西定庸蜀南平江表比於晉武可爲儔乎虞南曰隋文因外戚之重周室之微負圖作宰遂膺寶命留心政治務從恩澤故能綏撫新舊緝寧遐邇文武制置皆有可觀及克定江淮咸同書軌率土黎獻企佇太平自金陵滅後王心奢汰雖威加四海而情墮萬機

荆壁填於內府。吳姬滿於下室。仁壽彫飾。事將傾宮。萬姓力殫。中民產竭。加以猜忌心起。巫蠱事興。戮愛子之妃。離上相之母。貓鬼事起。秦王妃及僕射楊素母皆坐焉。綱維已紊。禮教斯亡。牝雞晨響。皇枝勦絕。廢黜不辜。樹立所愛。廢太子勇。

爲庶人立。功臣良佐。誅翦無遺。季年之失。多於晉武。卜世不永。豈天亡乎。

議曰。漢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曰。昔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

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陛下必欲廢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汚地。帝曰。吾直戲耳。叔通曰。太子乃天下本。本之一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戲。乃聽之。袁紹愛少子尙。乃以太子譚繼兄後。沮授諫曰。世稱禹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賢。德均以長。上古之制也。願上惟先代成敗之誠。下思逐兔分定之義。若其不改禍始。此矣。紹不從。後果構隙。故曰。立嫡子者。不使庶孽疑焉。疑則動。動則爭。子兩位者。家必亂。子兩位而家不亂者。親猶在也。恃親不亂。失親必亂。有旨哉。或曰。王霸之略。請事斯語矣。敢問歿而作諡。及改正朔。易服色。以變人之耳目。其事奚象。對曰。古之立諡者。將以戒夫後代。隨行受名。君親無隱。今之臣子。不論名實。務在尊崇。斯風替也久矣。昔季

康子問五帝之德於孔子。孔子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及土。分時化育以成物。一歲三百六十日。五行七十二日。化生長育。其神爲

五帝緯。五帝。五行之神。

古之王者。易代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故其生爲明王者。而死配

五行。是以太皞配木。勾芒爲木正也。炎帝配火。祝融爲火正也。少皞配金。蓐收爲金正也。顓頊配水。玄冥爲水正也。黃帝配土。后土爲土正也。帝王改號。

於五行之德。各有所尚。從其所王之德次焉。

木家次位火也。木家尚赤。以木德義之。普循其母。兼其子也。

夏后氏以金德王而尚黑。殷人以

水德王而尚白。

水家宜尚青。而尚白者。避土家之尚青也。土家宜尚白。爲土者。四行之主。主于四季。五行用事。先起于木。故土家尚木色青也。

周人以木德王而色尚赤。此三代之所

以不同也。及漢之初。公孫臣賈誼以爲漢土德。以五行之傳。從所不勝。

傳移之傳也。五帝相代。常從金木水火土相勝之法也。

秦在水德。

故謂漢據土而剋之。劉向父子以爲帝出於震。故庖犧氏始受木德。其後以母傳子。終而復始。自神農黃帝。下歷唐虞三代。而漢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號。著赤帝之符。得天統矣。昔共工以水德閒於木火。與秦同運。非其次。故皆不永也。

以吾觀之。帝王之興。各本其所出。五帝之後。以足五德。何以明之。漢堯後也。堯火德王。故漢爲火焉。袁紹時。耿包曰。赤德衰盡。袁爲黃亂。以爲袁舜後。舜土德君。故勸進焉。是知帝王之興。各

本其所出。五帝之後。有口來矣。今秦顯項後。水德也。故秦爲水德焉。

以此觀之。雖百代可知也。

臣行第十

夫人臣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豫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如此者。聖臣也。虛心盡意。日進善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如此者。大臣也。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往古之行事。以厲主意。如此者。忠臣也。

或問袁子曰。故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對曰。可謂直士。忠則吾不知何者。夫爲人臣。見主失道。指其非而播揚其惡。

可謂直士。未爲忠也。故司空陳羣則不然。其談語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而外不知。君子謂陳羣於是乎長者。此爲忠矣。

明察成敗。早防而救之。塞其閒。絕其源。轉禍以爲福。

君終已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依文奉法。任官職事。不受贈遺。食飲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國家昏亂。所爲不諛。敢犯主之嚴顏。面言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

桓範世要論曰。臣有辭拙而意工。言逆而事順。可不恕之以直乎。臣有樸騷而辭訥。外疎而內敏。可不恕之以質乎。

臣有犯難以爲上。離謗以爲國。可不恕之以忠乎。臣有守正以逆衆意。執法而違私欲。可不恕之以公平乎。臣有不屈己以求合。不禍世以取名。可不恕之以直乎。臣有從仄陋而進顯言。由卑賤而陳國事。可不恕之以難乎。臣有孤特而執節。介立而見毀。可不恕之以勁乎。此七恕者。所以進善也。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世沈浮。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可。隱而求

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爲樂。不顧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中實險詖。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疾賢。所欲進則明其美。隱其惡。所欲退則彰其過。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內離骨肉之親。外妬亂於朝廷。如此者。讒臣也。專權擅勢。以輕爲重。私門成黨。以富其家。擅矯主命。以自顯貴。如此者。賊臣也。諂主以佞邪。墜主於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無別。是非無聞。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隣。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

桓範世要論曰。臣有立小忠。以售大不忠。効小信。以成大

不信。可不慮之以詐乎。臣有貌厲而內佳。色取仁而行違。可不慮之以虛乎。臣有害同儕以專朝。塞下情以壅上。可不慮之以嫉乎。臣有進邪說以亂是。因似然以傷賢。不可慮之以譏乎。臣有因賞以償恩。因罰以作威。可不慮之以姦乎。臣有外顯相薦。內陰相除。謀事託公。

而實挾私可不慮之以欺乎。臣有事左右以求進。託重臣以自結。可不慮之以僞乎。臣有和同以諧取。苟合以求進。可不慮之以禍乎。臣有悅主意以求親。悅主言以取容。可不慮之以佞乎。此九慮者。所以防惡也。

子貢曰。陳靈公君臣

宣淫於朝。泄冶諫而殺之。是與比干同也。可謂仁乎。子曰。比干於紂。親則叔父。官則少師。忠款之心。在於存宗廟而已。故以必死爭之。冀身死之後。而紂悔寤。其本情在乎仁也。泄冶治位爲下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謂懷矣。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泄冶之謂乎。或曰。叔孫通阿二世意。可乎。司馬遷曰。夫量主而進。前哲所韙。叔孫生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爲漢家儒宗。古之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撓。大直若詘。道同蟻蚘。蓋謂是也。

議曰。太公云。吏不志諫。非吾吏也。朱雲延詰張禹曰。尸祿保位。無能往來。

可斬也。班固曰。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此古人所以難受爵位。由此言之。存與死。其義云何。對曰。范曄稱夫專爲義則傷生。專爲生則害義。若義重於生。捨生可也。生重於義。全生可也。

或曰。然則竇武陳蕃與宦者同

朝廷爭衡。終爲所誅。爲非乎。范曄曰。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咸能樹立風聲。抗論昏俗。驅馳岨峴之中。而與腐夫爭衡。終取滅亡者。彼非不能潔情志。遠埃霧也。憫夫世士。以離俗爲高。而人倫莫相恤也。以遯世爲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爲己任。雖道遠而彌厲。及遭值際會。協策竇武。可謂萬代一時也。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攜持世心矣。

議曰。此所謂義重於生。捨生可也。

或曰。臧洪死張超之難。可謂義平。范曄曰。雍丘之圍。臧洪

之感憤壯矣。相其徒跣且號。束甲請舉。誠足憐也。夫豪雄之所趣舍。其與守義之心異乎。若乃締謀連衡。

懷詐算以相尙者。蓋惟勢利所在而已。況偏城既危。曹袁方穆。洪徒指外敵之衡。以紓倒懸之會。忿悁之師。兵家所忌。可謂懷哭秦之節。存荆則未聞。昔廣陵太守張超委政臧洪。後袁紹亦與結友。及曹操圍張超于雍丘。洪聞超被圍。乃徒跣號泣。勒兵救超。兼從紹請兵。紹不聽。超城陷。遂族誅超。洪由是怨紹。與之絕。紹興兵圍之。城陷。誅死。議曰。臧洪當縱橫之時。行平居之義。非立功之士也。或曰。季布壯士。而反摧剛爲柔。髡鉗匪匿。爲是乎。司馬遷曰。以項羽之

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屢典軍。蹇音綺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至被刑戮。爲人奴而不死。何其下。彼必

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爲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非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勇也。其計盡無復之耳。議曰。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懷叛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因身被刑戮。何哉。中材以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

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此則縱橫之士。務立其功者也。又藺公贊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不敢發。相如一厲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廉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此則忠貞之臣。誠知死所者也。管子曰。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理。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申于諸侯。此則自負其才。以濟世爲度者也。此皆士之行已死與不死之明效也。或曰。宗穀之賤也。見輕

庾業。及其貴也。請業爲長史。何如。裴子野曰。夫貧而無戚。賤而無悶。恬夫天素。宏此大猷。曾原之德也。降志辱身。俛眉折脊。忍屈庸曹之下。貴騁羣雄之上。韓黥之志也。卑身之事則同。居卑之情已異。若宗元幹無忤於草具。有韓黥之度矣。終棄舊惡。長者哉。宋宗穀之賤也。州人庾業豐富。待客必方丈。其爲穀設則粟飯。穀亦致飽。及爲豫州。請業爲長史也。世稱鄺寄賣交以

其給呂祿也。於理何如。班固曰。夫賣交者。謂見利忘義也。若寄父爲功臣而執劫。雖擢呂祿。以安社稷。義存君親可也。或曰。斬允違親守城。可謂忠乎。徐衆曰。斬允於曹公。未成君臣。母至親也。於義應去。昔王陵母爲項羽所拘。母以高祖必得天下。因自殺以固陵志。明心無所係。然後可得事人。盡其死節。衛公子開方仕齊。十年不歸。管仲以其不懷其親。安能愛君。不可以爲相。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允宜先救至親。徐庶母爲曹公所得。劉備乃遣庶歸。欲爲天下者。恕人子之情。公又宜遣允也。

魏太祖征徐州。使程昱留守甄城。張邈叛。太祖迎呂布。

執范令斬允母。太祖遣昱說斬允。無以母故使固守。范允流涕曰。不敢有二也。

魏文帝問王朗等曰。昔子產治鄭。人不能欺。子賤治單父。人不忍欺。西門

豹治鄴。人不敢欺。三子之才。於君德孰優。對曰。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夫導德齊禮。有恥且格。等趨者也。任察畏非。與夫導政齊刑。免而無恥。同歸者也。優劣之懸。在於權衡。非徒鈞銖之覺也。或曰。季文子。公孫宏。此二人皆折節儉素。而毀譽不同。何也。范曄稱夫人利仁者。或借仁以從利。體義者。不期體以合義。季文子妾不衣帛。魯人以爲美談。公孫宏身服布被。汲黯譏其多詐。事實未殊。而毀譽別者。何也。將體之與利之異乎。故前志云。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校其仁者。功無以殊。核其爲仁。不得不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則安者優矣。

議曰。夫聖人德全。器無不備。中庸已降。才則好偏。故曰。柴也愚。參也魯。師也僻。由也喭。由此觀之。全德者鮮矣。全德既鮮。則資矯情而力善矣。然世惡矯僞。而

人賢任真。使其真。貪愚而亦任之。可爲賢乎。對曰。吁。何爲其然。夫宵精天地。負陰抱陽。雖清濁賢愚。其性則異。而趨走嗜欲。所規則同。故靡顏膩理。人所悅也。乘堅驅良。人所愛也。苦心貞節。人所難也。徇公滅私。人所苦也。不以禮教節之。則蕩而不制。安得攻苦食淡。貞潔公方。臨財廉而取與義乎。故禮曰。欲不可縱。志不可滿。古語云。廉士非不愛財。取之以道。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皆矯僞之謂也。若肆其愚態。隨其鄙情。名曰任真。而賢之。此先王之罪人也。故吾以爲矯僞者。禮義之端。任真者。貪鄙之主。夫強仁者。庸可誣乎。或曰。

長平之事。白起坑趙卒四十萬。可爲奇將乎。何晏曰。白起之降趙卒。詐而坑其四十萬。豈徒酷暴之謂乎。後亦難以重得志矣。向使衆人豫知降之必死。則張虛拳。猶可畏也。況於四十萬被堅執銳哉。天下見降秦之將。頭臚依山。歸秦之衆。骸積成丘。則後日之戰。死當死耳。何衆冢服。何城冢下乎。是爲雖能裁四十萬之命。而適足以強天下之戰。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堅諸侯之守。故兵進而自伐其勢。軍勝而還喪其計。何者。設使趙衆復合。馬服更生。則後日之戰起。非前日之對也。況今皆使天下爲後日乎。其所以終不敢復加兵於邯鄲者。非但憂平原之補縫。患諸侯之救至也。徒諱之而不言耳。且長平之事。秦人十五以上。皆荷戟而向趙矣。夫以秦之強。而十五已上。死傷過半。此爲破趙之功小。傷秦之敗大也。又何稱奇哉。議曰。黃石公稱柔者能制剛。弱者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柔者人之所助。剛者怨之所居。是故紂之百克而卒無後。項羽兵強。終失天下。故隨何曰。使楚勝。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強。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由是觀之。若天下已定。藉一戰之勝。詐之可也。若海內紛紛。雄雌未決。而失信義于天下。敗亡之道也。當七國之時。諸侯尙強。而白起乃坑趙降卒。使諸侯畏之而合縱。諸侯合縱。非秦之利。爲戰勝而反敗。何晏之論當矣。或曰。樂毅不屠二城。遂喪洪業。爲非乎。夏侯元曰。觀樂生與燕惠王書。其殆乎知機合道。以禮終始者歟。夫欲極道德之量。務以天下爲心者。

豈其局迹當時止於兼并而已哉。夫兼并者非樂生之所屑。強燕而廢道。又非樂生之所求。不屑苟利。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舉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邁令德以率列國。則幾於湯武之事矣。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收人明信。以待其弊。將使卽墨莒人。顧仇其上。開宏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士之志。招之東海。屬之華裔。我澤如春。人應如草。思戴燕主。仰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於兩邑。乃致速於天下也。不幸之變。勢所不圖。敗於垂成。時變所然。若乃逼之以兵。劫之以威。多殺傷之殘。以示四海之人。雖二城幾於可拔。則霸王之事。逝其遠矣。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顧城拔而業乖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顧業速與變同也。由是觀之。樂生之不屠二城。未可量也。

或以樂毅相弱燕。破強齊。合五國之兵。雪君王之恥。圍城而不急攻。將令道窮而義服。此則仁者之師。咸以爲謨謀勝武侯也。可乎。張輔曰。夫以五國之兵。共伐一齊。不足爲強大。戰濟西。伏尸流血。不足爲仁。彼孔明包文武之德。長嘯俟時。劉玄德以知人之明。屢造其廬。咨以濟世奇策。泉涌遂東。說孫權北抗大魏。以乘勝之師。翼佐取蜀。及玄德臨終。禪以大位。在擾攘之際。立童蒙之主。設官分職。班敘衆才。文以能內。武以折衝。然後布其恩澤於國中之人。其行軍也。路不拾遺。毫毛不犯。勲業垂濟而隕。觀其遺文。謨謀宏遠矣。已有利則讓于下。下有闕則躬自咎。見善則遷納。諫則改。故聲烈震遐邇也。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貪夫自廉。余以爲觀孔明之忠。姦臣節。殆將與伊呂爭勝。豈徒樂毅爲伍哉。

或曰。

商鞅起徒步。干孝公。挾三術之略。吞六國之縱。使秦業帝。可爲霸者之佐乎。劉向曰。夫商君內急耕戰之業。外重戰伐之賞。不阿貴寵。不偏疎遠。雖書云。無偏無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馬法之厲戎士。周后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此所以并諸侯也。故孫卿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夫霸君若齊桓。晉文者。桓

不倍柯之盟。文不負原之期。而諸侯信之。此管仲咎犯之謀也。今商君倍公子卬之舊恩。弃交魏之明信。詐取三軍之衆。故諸侯畏其強而莫親信也。藉使孝公遇齊桓晉文。得諸侯之統。將令諸侯之君。驅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則亡矣。天下無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諸侯也。衛鞅始自以爲知王霸之德。原其事。不倫也。昔周邵公施美政。其死也。後世思之。蔽芾甘棠之詩是。嘗舍於樹下。不忍伐其樹。況害於身乎。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戶。無怨言。今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身死車裂。其去霸者之佐。亦遠矣。然孝公殺之。亦非也。可輔而用。使衛鞅施寬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幾霸者之佐乎。

議曰。商鞅初因景監求見秦孝公。說以帝道。孝

公意不入。時時睡。後又與鞅語。不知膝之過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君之歡甚也。鞅曰。始吾說公以帝道。而君曰。久遠。安能邑邑待數十年。以子孫成事乎。吾又說以霸道。其意欲之而未能也。吾又以強國之術說吾君。大悅之。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昔齊桓公與魯莊公會于柯而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反魯侵地。桓公許之。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弃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與曹沫三敗所亡地。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而還。燕莊公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君。令復修召公之政。納貢於周。諸侯聞之。皆從齊桓公。於是始霸。由此觀之。商鞅深刻弃信。非霸者之佐明矣。然孝公欲速。不從鞅然。孝公過也。商鞅牽於世。迫于君。不得行其志耳。劉向以鞅無霸王之術。謬矣。

諸葛亮以馬謖敗于街亭。殺之。後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哉。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者。用法明也。是以楊于亂法。魏絳戮之。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耶。習鑿齒曰。諸葛亮之不能兼上國也。豈不宜哉。夫晉人視林父之後濟。故廢法而收。

功。楚成闇得臣之益已。故殺之以重敗。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國。而殺其駿桀。退收驚下之用。明法勝才。不師三敗之道。將以成業。不亦難乎。

晉侯使荀桓子與楚戰于郟。桓子歸敗而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館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

困獸猶鬪。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曰。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君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蝕。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也。

代以周勃功大霍光。何如。對曰。勃本高帝大臣。衆所歸向。居太尉位。擁兵百萬。既有陳平王陵之力。又有朱虛諸王之援。酈寄遊說。以譎諸呂。因衆之心。易以濟事。若霍光者。以倉卒之際。受寄託之任。輔弼幼主。天下晏然。遇燕王綰之亂。誅除凶逆。以靖王室。廢昌邑。立孝宣。任漢家之重。隆中興之祚。參聲伊周。爲漢賢相。推驗事效。優劣明矣。

袁盎問漢文帝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上曰。社稷臣也。盎曰。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者。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后時。劉氏不絕。如帶絳侯爲太尉。主兵柄。不能正呂氏。大臣相與誅諸呂。太尉

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也。

後漢陳蕃上疏薦徐稚、袁閎、韋著三人。帝問蕃曰。三人誰爲先後。蕃曰。閎生公族。聞道

漸訓。著長於三輔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彫。至於稚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爲先。或曰。謝安石爲相。可與何人爲比。虞南曰。昔顧雍封侯之日。而家人不知。前代稱其質重。莫以爲偶。夫以東晉衰微。疆場日駭。況永固

苻堅字也。

六夷英主。親率百萬。苻融儁才名相。執銳先驅。厲虎狼之爪牙。騁

長蛇之鋒鏑。先築賓館。以待晉君。強弱而論。鴻毛太山。不足爲喻。文靜深拒桓沛之援。不喜謝元之書。則

勝敗之數固已存於胸中矣。夫斯人也。豈以區區萬戶之封。勳其方寸者歟。若論其度量。近古已來。未見其匹。隋煬帝在東宮。嘗謂賀若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三人俱稱良將。其間優劣何如。對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議曰。膽氣果敢。猛將也。淵而有謀。謀將也。韓擒虎是鬪將。非領將。議曰。拳捷驍悍。鬪將也。御軍齊肅。領將也。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議曰。領一偏師。所向無敵。騎將也。包

羅英雄。使羣才各當其用。大將也。

太子曰。善。故自六正至於問將。皆人臣得失之效也。古語曰。禹以夏亡。桀以夏亡。湯以殷

王。紂以殷亡。闔廬以吳戰勝。無敵於天下。而夫差以見擒於越。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劫於望夷。其所以君王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是以成王處襁褓。而朝諸侯。周公用事也。趙武靈王年五十而餓死於沙丘。任李兌也。故魏有公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秦兵不敢出。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位。齊有田單。而襄王得國。因斯而談。夫有國者。不能陶冶世俗。甄綜人物。論邪正之得失。撮霸王之餘議。有能立功成名者。未之前聞。故知量能授官。至理之術。

德表第十一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慾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是以聖人導人理性。裁抑流宕。慎其所與。節其所偏。故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擁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任愛溫良。

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人物志曰厲直剛毅材在矯正失在激訐強殺

之人很剛不相不戒其強之搪突而以順柔順安恕美在寬容失在少決
柔順之人緩心寬斷不戒其事之不攝而以
爲撓厲其元是故可與立法難與入微也雄悍
元爲勵安其舒是故可與循常難與權疑也

桀健任在膽烈失在多忌於悍之人氣奮英決不戒其勇之毀跌而以
順爲恒竭其勢是故可與涉難難與居約也
精良畏慎善在恭謹失在多疑精慎之人畏患
多忌不戒其懦

於爲義而以勇爲悍增其疑強楷堅勁用在楨幹失在專固
浚楷之人秉意勁持不戒其情之固護而以
是故可與休全難與立節也辯爲虛強其專是故可與持正難與附衆也
論辯理釋能在

釋結失在流宕博辯之人論理瞻給不戒其辭之汎濫而以
楷爲繁遂其已是故可與汎序難與立約也
普搏周洽崇在覆裕失在溷濁宏普之人意愛周洽不威其
友之溷難而以介爲揭廣其

濁是故可與撫清介廉潔節在儉固失在拘局
狷介之人砥訶清激不戒其道之隘狹而以
衆難與厲俗也普爲穢益其拘是故可與守節難與變通也
休動磊砢業在攀躋失在

疏越休動之人志慕超越不戒其意之太猥而以
靜爲滯果其銳是故可以進趨難與持後也
沈靜瘵密精在元微失在遲懦沈靜之人道思迴復不戒其靜之遲後而以
動爲疏美其懦是故可與深慮難與捷速也

樸露徑盡質在中誠失在不微樸露之人中疑實確不戒其質之野直而以
謂爲誕露其誠是故可與立信難與消息也
多智韜情權在謂略失在依違韜謂之
人原度

取容不戒其術之難正而以盡爲愚此拘亢之材非中庸之德也
文子曰凡入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
貴其虛是故可與贊善難與矯違也

方能欲多事欲少。所謂心小者。慮患未生。戒禍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是非輻湊。中爲之穀也。智圓者。終始無端。方流四遠。深泉而不竭也。行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而不污。窮不易操。達不肆志也。能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也。事少者。執約以治廣。處靜以待躁也。夫天道極卽反。盈則損。故聰明廣智。守以愚。多聞博辯。守以儉。武力毅勇。守以畏。富貴廣大。守以狹。德施天下。守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傳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傲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此九言。古人所以立身也。玉鈐經曰。夫以明示者淺。有過不自知者弊。迷而不反者流。以言取怨者禍。令與心乖者廢。後令繆前者毀。怒而無威者犯。好衆辱人者殃。戮辱所任者危。慢其所敬者凶。貌合心離者孤。親佞遠忠者亡。信讒弃賢者悞。私人以官者浮。女謁公行者亂。羣下外恩者淪。凌下取勝者侵。名不勝實者耗。自厚薄人者弃。薄施厚望者不報。賞而忘賤者不久用。人不得其正者殆。爲人擇官者失。決於不仁者險。陰謀外泄者敗。厚斂薄施者彫。此自理之大體也。

孫卿曰。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之。國用也。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故傳

子曰。立德之本。莫尙乎正心。心正而後身正。身正而後左右正。左右正而後朝廷正。朝廷正而後國家正。國家正而後天下正。故天下不正。修之家。家不正。修之朝廷。朝廷不正。修之左右。左右不正。修之身。身不正。修之心。所修彌近。所濟彌遠。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正心之謂也。

尸子曰。心者。身之君也。天子以天下受命於心。心不當則天下禍。諸侯以國受命于心。心不當

則國亡。匹夫以身受令于
心心不當則身爲僇矣。

理亂第十二

夫明察六主以觀君德。審惟九風以定國常。探其四亂。覈其四危。則理亂可知矣。何謂六主。荀悅曰。體正性仁。心明志同。動以爲人。不以爲己。是謂王主。議曰。王主者。謂天姿仁德。克己恕躬。好問力行。動以從義。不以從情。是謂

治主。議曰。治主者。謂抑情割欲。勤事守業。不敢怠荒。動以先公。不以先私。是謂存主。議曰。存主者。謂拘法守律。悖逆交爭。公私並行。一得

一失。不純道度。是謂衰主。情過於義。私多於公。制度踰限。政教失常。是謂危主。親用讒邪。放逐忠賢。縱情逞欲。不顧禮度。出人游放。不拘儀禁。賞賜行私。以越公用。忿怒施罰。以踰法理。遂非文過。而不知改。忠言

擁塞。直諫誅戮。是謂亡主。故王主能致興平。治主能修其政。存主能保其國。衰主遭無難則庶幾能全。有難則殆。危主遭無難則幸而免。有難則亡。亡主必亡而已矣。何謂九風。君臣親而有

禮。百寮和而不同。讓而不爭。勤而不怨。唯職是司。此禮國之風也。尹文子曰。上不能勝其下。下不能犯其上。上下不相勝犯。故禁令行人。人人無私。雖經嶮易而國不可

侵。治國者也。禮俗不一。職位不重。小臣讒疾。庶人作議。此衰國之風也。尹文子曰。君年長多妾媵。少子孫疏強宗。衰國也。君臣爭明。朝廷爭功。

大夫爭名。庶人爭利。此乖國之風也。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門。此亂國之風也。尹文子曰。君寵臣。臣受君公法廢私政。行亂國也。

以侈爲博。以伉爲高。以濫爲通。遵禮謂之拘。守法謂之固。此荒國之風也。

叔向曰。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

上下相疏。內外相疑。小臣爭寵。大臣爭權。此危國之風也。上不訪下。下不諫上。婦言用。私政行。此亡國之

風也。

尹文子曰。國貧小。家富大。君權輕。臣勢重。亡國也。內無專寵。外無近習。支庶繁息。長幼不亂。昌國也。農桑以時。倉廩充實。兵甲勁利。封疆修理。強國也。文子曰。夫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各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皆邀於末

也。有餘非多財。節欲事寡也。不足非無貨。人躁而費多也。

何謂四亂。管子曰。內有疑妻之妾。此家亂也。庶有疑嫡之子。此宗亂也。朝有疑相

之臣。此國亂也。任官無能。此衆亂也。

故曰。立天子者。不使諸侯疑焉。立諸侯者。不使大夫疑焉。立正妻者。不使嬖妾疑焉。立嫡子者。不使庶孽疑焉。疑則動。兩則爭。雜則相傷。故臣有兩位者。國必亂。臣兩位而國不亂

者。君猶在也。恃君不亂。失君必亂矣。子兩位者。家必亂。子兩位而家不亂者。親猶存也。恃親不亂。失親必亂矣。臣疑其君。無不危之國。嬖疑其宗。無不危之家也。

何謂四危。又曰。卿相不得衆。國之危也。大

臣不和。同國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國之危也。民不懷其產。國之危也。此治亂之形也。凡爲人上者。法術明

而賞罰必者。雖無言語而勢自治。法術不明而賞罰不必者。雖曰號令。然勢是亂。

管子曰。理國有三器。亂國有三

器。故國理。不肖君不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亂。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曰。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無以使下。非斧鉞無以威衆。非祿賞無以勸人。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雖犯禁而可以得免。雖無功而可以得富。夫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威衆。有無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人。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威衆。祿賞不足以勸人。則人君無以自守也。

是故勢理

者雖委之不亂。勢亂者雖勤之不治。堯舜拱己無爲而有餘。勢理也。胡亥王莽馳騖而不足。勢亂也。

商子曰法

令者人之命也。爲治之本也。一兔走而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以爲百。由名分之未定也。夫賣兔者滿市。盜不敢取。由名分之定也。故夫名分定。勢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勢亂之道。故勢治者不可亂也。勢亂者不可治也。夫勢亂而欲治之。愈亂矣。勢治而治之。則治矣。故聖人治治不治亂也。聖人爲人作法。必使之明白易知。愚智偏能之。故聖人立天下。而天下無刑死者。非可刑殺而不刑殺也。禹人皆知所以避禍就福。而皆自治也。明主因治而治之。故天下大治也。故曰。善者求之於勢。不責於

人。是故明主審法度而布教令。則天下治矣。

左傳曰。國將亡。必多制。杜預云。數變法也。

論曰。夫能匡世輔政之臣。必先明於盛衰

之道。通於成敗之數。審於治亂之勢。達於用捨之宜。然後臨機而不惑。見疑而能斷。爲王者之佐。未有不

由斯者矣。

長短經卷第三

反經十三 是非十四 適變十五 正論十六

反經第十三

議曰。理國之要。以仁義賞罰。此其大略也。然用失其宜。反以爲害。故著反經一章以明也。

臣聞三代之亡。非法亡也。御法者非其人矣。故知法也者。先王之陳迹。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尹文子曰。仁義禮樂。名法刑賞。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術。故仁者。所以博施於物。亦所以生偏私。反仁也。議曰。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

公利。孔子曰。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不得過所愛者。惡私惠也。故知偏私之仁。王者惡之也。

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華僞。

反義也。議曰。亡身徇國。臨大節而不可奪。此正義也。若趙相虞卿。弃相捐君。以周魏齊之

危。信陵無忌。竊符矯命。以赴平原之急。背公死黨之義成。守職奉上之節廢。故毛公數無忌曰。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得。凡此之類。皆華僞者。

禮者。所以行敬謹。亦所以生惰慢。

反禮也。議曰。漢時欲定禮。文帝曰。繁

禮飭貌。無益於禮。躬化謂可耳。故罷之。郭嘉謂曹公曰。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者也。夫節苦難貞。故生惰慢也。

樂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

反樂也。樂書曰。鄭衛之音。亂代之音。桑閒濮上之音。亡國之音。

也。故嚴安曰。夫佳麗珍怪。故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彩。教失而僞。僞彩淫泰。非所以範人之道。

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

反名也。議曰。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故聖人明禮制以序尊卑。異

車服以彰有德。然漢高見秦皇威儀之盛，乃歎曰：大丈夫當如此。此所以生矜篡。老經曰：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信矣哉。法者，所以齊衆異，亦所以生乖分。反法也。議曰：道德經云：法令滋彰，盜賊多有。賈誼云：法出

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此乖分也。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凌暴。反刑也。賞者，所以勸忠能，亦所以生鄙爭。反賞也。文子曰：聖人其

作書也，以領理百事。愚者以不忘，智者以記事。及其衰也，爲姦僞以解有罪而殺不辜。反書也。文子曰：察於刀筆之跡者，即不知理亂

之本。習於行陣之事者，即不知廟勝之權。莊子曰：儒以詩書發冢。大儒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改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接其鬢，壓其顛。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徐列其頰，無傷口中珠。由此言之，詩禮乃盜資也。顛音

許穢反。控音腔。其作囿也，以奉宗廟之具，簡士卒，戒不虞，及其衰也，馳騁弋獵，以奪人時。反囿也。齊宣王見文王囿大人，以爲小，問於孟子。孟子曰：周文

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人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者，如殺人之罪。民以爲大，不亦宜乎？楚靈爲章華之臺，伍舉諫曰：夫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氣祥，其所不奪穡地，其爲不匱財用，其事不

煩官業，其曰不妨時務，夫爲臺榭，將以教人利也，不聞其以匱乏也。其上賢也，以平教化，正獄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澤施於下，萬人懷德。至於衰

也，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外內拊舉，姦人在位，賢者穩處。反賢也。太公謂文王曰：君好聽世俗之所舉者，或以非賢爲賢，或以非智爲智，君以世俗之所舉者

爲賢智，以世俗之所毀者爲不肖，則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羣邪比周而蔽賢，是以世亂愈甚。文王曰：舉賢奈何？太公曰：將相分職，而君以官舉人，案名察實，選才考能，則得賢之道。古語曰：重朋黨則蔽主，爭名利則害友，務欲速則失德也。韓詩外傳

曰。夫士有五反。有勢尊貴。不以愛人行義理。而反以暴傲。

反貴也。古語曰。富能富人者。欲貧不可得。貴能貴人者。欲賤不可得。達能達人者。欲窮不可得。梅福曰。存人所以自立也。

壅人所以自塞也。

家富厚。不以振窮救不足。而反以侈靡無度。

反富也。

資勇悍。不以衛上攻戰。而反以侵凌私鬪。

反勇也。凡將帥

輕去就者。不可使鎮邊。使仁德守之。則安矣。

心智惠。不以端計教。而反以事奸飾詐。

反智惠也。說苑曰。君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

貌美好。不以統朝莅人。而

反以蠱女從欲。

反貌也。此五者。所謂士失其美質。

太公曰。明罰則人畏懼。人畏懼則變故出。

反明罰也。

明察則人擾。人擾則人徙。人

徙則不安其處。易以成變。

反明察也。太公曰。明賞則不足。不足則怨長。明王理人。不可所好。而知所惡。不知所歸。而知所去。使人各安其所生。而天下靜矣。晉劉頌曰。凡監司欲舉大而略小。何則。夫細過微闕。謬忘之失。此人情所必

有。固不許在不犯之地。而悉糾以法。則朝野無立人。此所謂以治而亂也。

晏子曰。臣專其君。謂之不忠。子專其父。謂之不孝。妻專其夫。謂之嫉妬。

反忠孝也。呂氏

春秋曰。夫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人之主。不阿一人。申子曰。一婦擅夫。衆婦皆亂。一臣專君。羣臣皆蔽。故妬妻不難破家也。而亂臣不難破國也。是以明君使其臣。並進輻湊。莫得專君焉。

韓子曰。儒者以文亂法。

俠者以武犯禁。

反文武也。曹公曰。恃武者滅。恃文者亡。夫差偃王是也。吳子曰。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有扈之君。恃衆好勇。以喪社稷。明主鑒茲。必內修文德。外治武訓。故敵而不進。無逮於恭。僵尸而哀。無及於仁矣。鈐經曰。文中多

武。可以輔主。武中多文。可以匡君。文武兼備。可任軍事。文武兼闕。不可征伐。

子路拯溺而受牛謝。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也。子貢贖人而不受金。

於府。魯國之法。贖人於他國者。受金於府也。

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貢讓而止善。由此觀之。廉有所在而

不可公行。

反廉也。匡衡云。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修禮恭讓。則人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人興行。寬柔惠和。則衆相愛。此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化成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

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人。此其本。

慎子曰。忠未足以救亂代。而適足以重非。何以識其然耶。曰。父

有良子而舜放瞽叟。桀有忠臣而過盈天下。然則孝子不生慈父之家。

六親不和。有孝慈。

而忠臣不生聖君之下。

國家

昏亂有忠臣。

故明主之使其臣也。忠不得過職。而職不得過官。

反忠也。京房論議。與石顯有隙。及京房被出。爲魏郡太守。憂懼上書曰。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小忠。不可謂大忠。何者。昔

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秦之亂。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唯陛下毋使臣當正先之死。爲姚平所笑。由此觀之。夫正先之所謂忠。乃促秦禍。忠何益哉。

鬼谷子曰。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

胠音起。居反。胠發也。從旁開爲胠。

爲之守備。則必攝緘膝。

攝結也。

固肩錡。

音決。細也。

此代俗之所謂智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

揭音其。謁也。

反。擔囊而趨。唯恐緘膝肩錡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智者。有不爲盜積者乎。

反智也。孫子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其所謂聖

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耶。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里者。曷常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朝殺齊

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耶？并與聖智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代而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智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反聖法也。

昔叔向問齊晏子曰：「齊其如何？」晏子曰：「此季世，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公弃其人，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人參其力，二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屢賤踊貴，人多疾。病，而或煨休之，其愛之如父母，歸之知流水，欲無獲人將焉避之？」

耶？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之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

後漢末董卓入朝，將篡位，乃引用名士范曄論曰：董卓以應闕爲情，遭扇剝之勢，故得蹈藉舉倫，毀裂畿服。夫以剝肝斷趾之性，則羣生不足以厭其快，然猶折意掣紳，遲疑凌奪，尙有盜竊之道焉。

由是觀之，善人不

得聖人之道不立，盜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

下也多矣。

反仁義也。議曰：昔仲由爲邵宰，季氏以五月起長溝，當此之時，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飯，以餉溝者。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子路曰：夫子嫉由之爲仁義乎？孔子曰：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是

曰：侵官。漢武時，河閒獻王來朝，被服造次，必於仁義。武帝色然難之，謂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卽縱酒。由是言之，夫仁義兼濟，必有分乃可。故尸子曰：君父臣子，上下長幼，貴賤親疎，皆得其分。曰：理愛得分，曰：仁施得分，曰：義慮得分，曰：智勸得分。曰：適言得分，曰：信皆得其分，而後爲成人。由是言之，跖徒之仁義，非其分矣。

由是言之，夫仁義禮樂，名法刑賞，忠孝賢智之道，文武明察之端，無隱於

人而常存於代。非自昭於堯湯之時。非故逃於桀紂之朝。用得其道。則天下理。用失其道。而天下亂。

孫卿曰。羿。

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中世。禹之法猶存也。而夏不代王。故法不能獨立。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矣。莊子曰。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代以泝澼絖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客得之。以說吳王。越人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澼絖。則其所用之異。故知制度者。代非無也。在用之而已。

是非第十四

夫損益殊塗。質文異政。或尙權以經緯。或敦道以鎮俗。是故前志垂教。今皆可以理達。何以明之。

是大雅曰。

云。旣明且哲。以保其身。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非曰。

語曰。士見危致命。又曰。君子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

害仁。

是曰。

管子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古語曰。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行者。不可

存也。

非曰。

呂氏春秋曰。夫人以食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矣。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矣。有以用兵

喪其國者。欲偃天下之兵。悖矣。杜恕曰。夫姦臣賊子。自古及今。未嘗不有。百歲一人。是爲繼踵。千里一人。

是爲比肩。而舉以爲戒。是猶一噎而禁人食也。噎者雖少。餓者必多。

是曰。

孔子曰。惡訐惡以爲直。

非曰。

管子曰。

惡隱惡以爲仁者。魏曹羲至公論曰。夫代。人所謂掩惡揚善者。君子之大義。保明同好者。朋友之至交。斯言之作。蓋閭閻之白談。所以救愛憎之相謗。非篤正之至理。折中之公議也。世士不料其數。而係其言。故

善惡不分。以覆過爲宏也。朋友忽義。以雷同爲美也。善惡不分。亂實由之。朋友雷同。敗必從焉。談論以當實爲情。不以過難爲貴。相知以等分爲交。不以雷同爲固。是以達者存其義。不察於文。識其心。不求於言。是曰。越絕書曰。衞女不貞。衞士不信。非曰。漢書曰。大行不細謹。大禮不讓辭。是曰。黃石公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非曰。司馬錯曰。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人。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後王業隨之。是曰。傳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語曰。禮義之不倦。何恤於人言。非曰。語曰。積毀銷金。積讒磨骨。衆羽溺舟。羣輕折軸。是曰。孔子曰。君子不器。聖人智周萬物。非曰。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全備也故天職生覆。地職載形。聖職教化。是曰。孔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非曰。孔子曰。晉重耳之有霸心也。生於曹衛。越勾踐之有霸心也。生於會稽。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覆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是曰。韓子曰。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疑於自知。故以道正己。非曰。老子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強。是曰。唐且曰。專諸懷錐刀。而天下皆謂之勇。西施被短褐。而天下稱美。非曰。慎子曰。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之以皮。俱則見者皆走。易之以元緡。則行者皆止。由是觀之。則元緡色之助也。姣者辭之。則色厭矣。是曰。項梁曰。先起者制服於人。後起者受制於人。軍志曰。先人

有奪人之心。曰非史佚有言曰：無始禍。又曰：始禍者死。語曰：不爲禍始，不爲福先。曰是慎子曰：夫賢而屈於不肖者，權輕也；不肖而服於賢者，位尊也。堯爲匹夫，不能使其鄰家；及至南面而王，則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不足以服物，而勢位足以屈賢矣。曰非賈子曰：自古至今，與民爲仇者，有遲有速耳，而民必勝之矣。故紂自謂天王也，而桀自謂天父也，已滅之後，民以罵之也。以此觀之，則位不足以爲尊，而號不足以爲榮矣。是曰：漢景帝時，轅固與黃生爭論於上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殺也。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人弗爲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曰非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君有失行，臣不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殺而何？曰是太公曰：明罰則人畏，懼人畏，懼則變，故出明賞則不足，不足則怨長。故明王之理人，不知所好，不知所惡。曰非文子曰：罰無度則戮而無威，賞無度則費而無恩。故諸葛亮曰：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曰是文子曰：人之化上，不從其言，從其行也。故人君好勇，而國家多難；人君好色，而國家昏亂。曰非秦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以遠思慮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曰是墨子曰：雖有賢君，不愛

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曰。曹子建曰。舍罪責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三略曰。含氣之類。皆願得其申志。是以明君賢臣。屈已申人。曰。是。傳曰。人心不同。其猶面也。曹子建曰。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英之發。衆人所樂。而墨子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曰。非。語曰。以心度心。閒不容鍼。孔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曰。是。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曰。非。古語曰。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曰。是。語曰。忠無不報。曰。非。左傳曰。亂代則讒勝直。曰。是。韓子曰。凡人之大體。取舍同則相是。取舍異則相非也。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曰。非。易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語曰。一棲不兩雄。一泉無二蛟。又曰。凡人情以同相妬。故曰。同美相妬。同貴相害。同利相忌。曰。是。韓子曰。釋法術而以心理。堯舜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以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執規矩。則萬不失矣。曰。非。淮南子曰。夫矢之所以射遠貫堅者。弓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人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行者。精誠也。故弩雖強。不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杜恕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曰。是。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辦。不可以應敵。左傳曰。豫備不虞。古之善政。曰。非。左傳曰。士鷞謂晉侯曰。臣聞之。無

喪而戚。憂必讐之。無戎而城。讐必保焉。春秋外傳曰。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人。夫備預。有未至而設之。脩國備也。預備不虞。安不忘危。有至而後救之。若救火療疾。量資幣之屬。是不相入

也。二者先後各有宜不相入。可先而不備。謂之怠。怠。緩也。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謂人未有患。輕而重之。離人匱財。是以召災也。周固瀛國也。天未厭禍

焉。而又離人以佐災。無乃不可乎。曰。是。左傳曰。古人有言。一日縱敵。數代之患也。曰。非。晉楚遇於鄢。范文子不

欲戰。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強服矣。齊、秦、狄。敵楚而已。唯聖人能

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驕而亢則憂患生。盍釋楚以爲外懼乎。曰。是。三略曰。無使仁者主財。爲其多恩施

而附於下。曰。非。陶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欲使其少子裝黃金千鎰。往視之。其長男固請。乃使行。楚殺

其弟。朱公曰。吾固知必殺其弟。是長與我俱。見苦爲生之難。故重其財。如少弟生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固輕棄之。今長者果殺其弟。事理然也。無足悲。是。語曰。祿薄者不可與入亂。賞輕者不

可與入難。慎子曰。先王見不受祿者不臣。祿不厚者不與入難。非。田單將攻狄。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

狄。弗能下也。何者。昔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蓐。立而杖插。爲士卒倡。此所以破燕。今將軍東有液邑之奉。

西有黃上之娛。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後果然。是語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非語曰。交接廣而信衰於友。爵祿厚而忠衰於君。是春秋後語曰。楚春申君使孫子爲宰。客有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鄘。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賢人也。而君藉之百里之勢。臣竊爲君危之。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趙以爲上卿。非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八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八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其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賢人也。君何爲辭之。春申君又曰。善。復使人請孫子。是韓宣王謂摎留曰。吾兩欲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闕止而簡公弑。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其黨。其寡力者。又籍於外權。羣臣或內樹其黨。以擅主命。或外爲勢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危矣。又曰。公孫衍爲魏將。與其相田需不善。季文子爲衍說魏王曰。王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百步。今王以衍爲可使將。固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之道。牛馬俱死而不成其功。則王之國傷矣。願王察之。非傅子曰。天地至神。不能同道而生萬物。聖人至明。不能一檢而治百姓。故以異致同者。天地之道也。因物制宜者。聖人之治也。既得其道。雖有相害之物。不傷乎治體矣。水火之性。相滅也。善用之者。陳鼎釜乎其閒。爨之而能兩盡其用。不相害也。天下之物。爲水火者多矣。何憂乎相害。何患乎不

盡其用也。易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是陳登爲呂布說曹公曰：

養呂布譬如養虎，常須飽其肉，不飽則噬人。非曹公曰：不似卿言，譬如養鷹，饑則爲人用，飽則颺去。是劉

備來奔曹公，曹公以之爲豫州牧，或謂曹公曰：備有雄志，今不早圖，後必爲患。曹公以問郭嘉，嘉曰：有是

然公提劍起義兵，爲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召雋桀，猶懼其未來也。今備有英雄之名，以窮歸已而害之，

以害賢爲名，則智士將自疑，迴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者？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

不察。曹公曰：善。非傳子稱郭嘉言於太祖曰：備有雄志而甚得衆心，關羽、張飛皆萬人之敵也，爲之死用，

以嘉觀之，其謀未可測也。古人有言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宜早爲之所。曹公方招懷英雄，以明大信，未

得從嘉謀。是家語曰：子路問孔子曰：請釋古之道而行，由之意可乎？子曰：不可也。昔東夷慕諸夏之禮，有

女而寡，爲內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然非貞節之義矣。倉吾嬈音奴取妻而美，讓與其兄，讓則讓

矣，然非禮讓之讓也。今子欲捨古之道而行，子之意庸知子意以非爲是乎？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書

云：事弗師古，以克永代。匪說攸聞。非趙武靈王欲胡服，公子成不悅。靈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禮者所以

便事。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人而厚其國。夫翦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人也；黑齒雕

題鯁冠。紕縫。犬戎之國也。故禮服莫同。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謀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謀可以便其禮。不法其故。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離教。況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邇之服。賢聖莫能同。窮鄉多異俗。曲學多殊辯。今叔父之言。俗也。吾之所言。以制俗也。叔父惡變服之名。以忘效事之實。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遂胡服。是移風易俗。莫善於樂。非孟子曰。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也者。因人之情也。是李尋曰。夫以喜怒賞誅。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平。善言古者。必有效於今。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設上農夫欲令不曰雖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于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人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非太公謂武王曰。天無益於兵。勝而衆將所居者九。曰。法令不行。而任侵誅。無德厚而用日月之數。不順敵之強弱。而幸於天。無智慮而候氛氣。少勇力而望天福。不知地形而歸過於時。敵人怯弱。不敢擊。而信龜策。士卒不勇。而法鬼神。設伏不巧。而任背向之道。凡天地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以決勝敗。故明將不法。司馬遷曰。陰陽之家。使人拘而多忌。范曄曰。陰陽之道。其弊也巫。是翼奉曰。治道之要在知下之邪正。人誠向正。雖愚爲用。若其懷邪。智益爲害。非曰。夫人主莫不愛己也。莫知愛己者。不足愛也。故桓子曰。捕猛獸者。不令美人舉。

手釣旦魚者。不使稚子輕預。非不親也。力不堪也。柰何萬乘之主。而不擇人哉。故曰。夫犬之爲猛。有非則鳴吠。而不遑於夙夜。此自効之至也。昔宋人有沽酒者。酒酸而不售。何也。以有猛犬之故。夫犬知愛其主。而不能爲其主慮酒酸之患者。智不足也。是語曰。巧詐不如拙誠。非晉惠帝爲太子。和嶠諫武帝曰。季世多僞。而太子尙信。非四海之主。憂不了陛下家事。武帝不從。後惠帝果敗。是左傳曰。孔子歎子產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也哉。論語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非漢文帝登虎圈。美嗇夫口辯。拜爲上林令。張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又問曰。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弊。徒文具耳。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口辯。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影響。舉錯之間。不可不審。帝乃止。是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諷諫何異。非揚雄以爲賦者。將以諷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旣乃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

大人賦。欲以諷帝。帝反縹縹有凌雲之志。由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類俳優。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是曰。淮南子曰。東海之魚名鰈。音士盍反。與牀榻字同。比目而行。北方有獸。名曰婁更。食更候。南方有鳥。名曰鷦。音兼。比翼而飛。夫鳥獸魚鰈。猶知假力。而況萬乘之主乎。獨不知假天下之英雄俊士。與之爲伍。豈不痛哉。非曰。狐卷子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兄賢不過周公。而管蔡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況君之欲治。亦須從身始。人何可恃乎。是曰。孔子曰。不患無位。患己不立。非曰。孔子厄於陳蔡。子路慍見曰。昔聞諸夫子。積善者。天報以福。今夫子積義懷仁久矣。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汝。汝以仁者爲必信耶。則伯夷叔齊爲不餓首陽。汝以智者爲必用耶。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爲必報耶。則關龍逢不見刑。汝以諫者爲必聽耶。則伍子胥不見殺。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丘哉。是曰。神農形悴。唐堯瘦臞。舜黎黑。禹胼胝。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墨翟無黔突。孔子無煖席。非以貪祿位。將欲起天下之利。除萬人之害。非曰。李斯以書對秦二世云。中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桎。若堯禹然。故謂之桎也。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夫堯禹以身徇天下。謂之桎者。不亦宜乎。是曰。論語曰。舉逸人。天下之人歸心焉。魏文侯受藝於子夏。敬段干木。過其廬。未嘗不式。於是秦欲伐魏。或曰。魏君賢。國人

稱仁。上下和洽。未可圖也。秦王乃止。由此得譽於諸侯。曰。非韓子曰。夫馬似鹿。此馬直千金。今有千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何也。馬爲人用。而鹿不爲人用。今處士不爲人用。鹿類也。所以太公至齊而斬華士。孔子爲司寇而誅少正卯。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否。還報曰。可攻也。其君好見巖穴之士。布衣之人。主父曰。如子之言。是賢君也。安可攻。李疵曰。不然。夫上顯巖穴之士。則戰士殆。上尊學者。則農夫惰。農夫惰。則國貧。戰士殆。則兵弱。兵弱於外。國貧於內。不亡何待。主父曰。善。遂滅中山。曰。是漢書曰。陳平云。吾多陰謀。道家所禁。吾世卽廢亡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其後元孫坐酎金失侯。曰。非後漢范曄論耿弇曰。三代爲將。道家所忌。而耿氏累葉以功名自終。將其用兵。欲以殺止殺乎。何其獨能崇也。曰。是易曰。崇高莫大於富貴。又曰。聖人之大寶曰位。曰。非孫子爲書謝春申君曰。鄙諺曰。厲人憐王。此不恭之言也。雖然。古無虛諺。不可不審察也。此爲刼殺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姦。則大臣主斷圖私。以禁誅於已也。故殺賢長而立幼弱。廢正嫡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反問病。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率其黨而攻莊公。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近代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懸于廟梁。宿昔而死。夫厲雖腫胞之疾。上比前代。未至絞纓射股也。下比近代。未至擢筋餓死也。夫刼殺死亡之

主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厲矣。由此觀之。厲雖憐王。可也。是易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者。莫大於聖人。非莊子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斛斛以量之。則并與斛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教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耶。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智耶。故遂於大道。揭諸侯竊仁義。并斛斛權衡符璽之利。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是論語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非易曰。窮則變。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太史公曰。鄙人有言。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爲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躋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非虛言也。今拘學成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代。豈若卑論儕俗。與代沈浮而取榮名哉。是東平王蒼曰。爲善最樂。非語曰。時不與善。己獨由之。故曰。非妖則妄。是龐統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於才。時人怪而問之。統曰。當今天下大亂。正道凌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談。則聲名不足慕也。不足慕企。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代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非人物志曰。君子知損之。

爲益。故功一而美二。小人不知自益之爲損。故伐一而竝失。由此論之。則不伐者。伐之也。不爭者。爭之也。讓敵者。勝之也。是故卻至上人。而柳下滋甚。王叔好爭。而終於出奔。藺相如以迴車取勝於廉頗。寇恂以不鬪取賢於賈復。物勢之反。乃君子所謂道也。是孝經曰。居家理。治可移於官。非酈生落魄。無以爲衣食。業。陳蕃云。大丈夫當掃天下。誰能掃一室。是公孫宏曰。力行近乎仁。好問近乎智。知恥近乎勇。知此三者。知所自理。知所以自理。然後知所以理人。天下未有不能自理。而能理人者也。此百代不移之道。非淮南子曰。夫審於毫釐之計者。必遺天下之數。不失小物之選者。惑於大事之舉。今人才有欲平九州。存危國。而乃責之以閨閣之禮。脩鄉曲之俗。是猶以斧鬚毛。以刀伐木。皆失其宜矣。是商鞅謂趙良曰。子之觀我理秦。孰與五殺大夫賢乎。趙良曰。夫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客。被褐飯牛。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非史記曰。藺相如因宦者繆賢見趙王。又曰。鄒衍作談天論。其語閎大不經。然王公大人尊禮之。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衛靈公問陣於孔子。孔子不荅。梁惠王謀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持方柄欲納圓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輔湯以王。百里奚飯牛。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鄒衍其言雖不軌。亦將有牛鼎

之意乎。

是曰。

陳仲舉體氣高烈有王臣之節。李元禮忠平正直有社稷之能。陳留蔡伯喈以仲舉強於犯上。

元禮長於接下。犯上爲難。接下爲易。宜先仲舉而後元禮。

非曰。

姚信云。夫皋陶戒舜。犯上之徵也。舜理百揆。

接下之效也。故陳平謂王陵言面折庭諍。我不如公。至安劉氏。公不如我。若犯上爲優。是王陵當高於良。

平。朱雲當勝於吳鄧乎。

是曰。

史記曰。韓子稱儒者以文亂法。而俠士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

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

季次。孔子弟子。未嘗仕。孔子稱之。

讀書懷獨行。議不苟。

合當世。當世亦笑之。今遊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

困。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鼎俎。傳說匿於傅險。呂尙困。

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奚飯牛。仲尼厄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

涉近代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

人之所謂賢豪者耶。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於當代。不同日而論矣。曷足小哉。

非曰。漢

書曰。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庶人。各有等差。是以人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孔子曰。天子有。

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脩所職。越職有誅。侵官有罰。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周室旣微。

禮樂征伐。出自諸侯。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至於戰國。合縱連橫。力政爭強。由是列國公子。

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籍王公之勢。競爲遊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固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殺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彰名天下。搯腕而遊。談者以四豪爲稱首。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疎闊。未之匡改也。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郭解劇孟之徒。馳驚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跡。覬而慕之。雖陷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曾子曰。上失其道。人散久矣。非明王在上。示之好惡。齊之以禮法。人曷由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也。而六國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者。六國之罪人也。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微。竊殺生之權。其罪也。不容於誅矣。是曰。尸子曰。人臣者。以進賢爲功。人主者。以用賢爲功也。史記曰。鮑叔舉管仲。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非曰。蘇建常責大將軍青。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人。夫毋稱焉。願觀古今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嘗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其爲將如此。議曰。此是一非。皆經史自相違者。班固云。昔王道旣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諸家之術。蜂起竝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譬猶水火相滅。亦能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事雖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此之謂也。

適變第十五

昔先王當時而立法度。臨務而制事。法宜其時。則理事適其務。故有功。今時移而法不變。務易而事以古。是則法與時詭。而時與務易。是以法立而時益亂。務爲而事益廢。故聖人之理國也。不法古。不脩今。當時而立功。在難而能免。

秦孝公用衛鞅。鞅欲變法。孝公恐天下議已。疑之。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夫有高人之行。固見非於世。有獨智之慮者。必見贊於人。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人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

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人。不脩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人而教。智者不變法而治。因人而教。不勞而功成。緣法而理。吏習而人安。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常人安于習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非不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脩禮無邪。衛鞅又曰。治代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脩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脩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遂變法也。

由是言之。故知若人者。各因其時而建功立德焉。

孟子曰。雖有茲基。不如逢時。雖有智慧。不如逢代。范蠡曰。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語曰。聖人脩備以代時也。

何以知其然耶。桓子曰。三皇以道治。五帝用德化。三皇由仁義。五霸用權智。

說曰。無制令刑罰謂之皇。有制令而無刑罰謂之帝。賞善誅惡。諸侯朝事

謂之王。興兵衆立約盟。以信義矯代謂之伯。文子曰。帝者貴其德也。王者尙其義也。霸者迫於理也。道狹然後任智。德薄然後任刑。明淺然後任察。議曰。外建國立功。其政不同也如此。

五帝以上久遠。經傳無事。唯王霸

二盛之美。以定古今之理焉。

秦漢居帝王之位。所行者霸事也。故以爲德之次。

夫王道之治。先除人害。而足其衣食。

論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匹婦蠶之年五十者

可以衣帛矣。百畝之田。數口之家。耕稼脩理。可以無飢矣。雞豚狗彘之畜。不失其時。老者可以食肉矣。夫上無貪慾之求。下無奢淫之人。藉稅省少。而徭役不繁。其仕者食祿而已。不與人爭利焉。是以產業均而貧富不能相懸也。然後教以禮儀。

故明王審己正統。慎乃在位。宮室與服。不踰禮制。九女正序於內。三公分職於外。制井田以齊之。設諸侯以牧之。使饒不溢。侈少不匱。乏然後申以辟雍之化。示以揖讓之容。是以和氣四塞。禍亂不生。此聖王之教也。而威以刑誅。使知好

惡去就。虞帝先命禹平水土。后稷播植百穀。是故大化四溟。天下安樂。此王者之術。王者父天母地。調和陰陽。順四時而理。契班五教。奉陶脩刑。故天下太平也。五行養黎元而育羣生。故王之爲言往

也。蓋言其惠澤優游。善養潤天下。天下歸往之。故曰王也。霸功之大者。尊君卑臣。權統由一。政不二門。賞罰必信。法令著明。百官脩理。威令

必行。夫霸君亦爲人除難興利。以富國強兵。或承衰亂之後。或興兵征伐。皆未得遵法度。申文理。度方而制。因時施宜。以從便善之計。而務在於立功也。此霸者之術。王道純而任德。霸道駁。道德經曰。

我無爲而人自化。文子曰。所謂無爲者。非謂引之不來。推之不往。謂其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推自然之勢也。故曰。智而好問者聖。勇而好問者勝。乘衆人之智。即無不任也。故曰。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舲舟。泛江湖。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原馬。服騶駼。孔墨博通也。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出險阻。由是觀之。

人智之於物淺矣。而欲以炤海內。存萬方。不因道里之數。而專己之能。則其窮不遠。故智不足以爲理。勇不足以爲強。明矣。然而君人者。在廟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呂氏春秋曰。昊

天無形而萬物

以成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此謂不教之教無言之詔也

夫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之使至精之感弗召自來待目而昭見待

言而使令其於理難矣

文子曰三月嬰兒未知利害而慈母之愛喻焉者情也故曰言之用者小不言之用者大又曰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爲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

信怒而不威是

以外貌爲之也皐陶暗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師曠瞽而爲太宰晉國無亂政

莊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無

爲大聖不忤觀

於天地之謂也不言之令不視之見聖人所以爲師此黃老之術也

文子曰聖人所由曰道所爲曰事道由金石一調不可更事由琴瑟每終而改調故法制禮樂者理之具

也非所以爲理也昔曹參相齊其治要用黃老術齊國安集及代肅何爲漢相參去屬其後相曰以治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奸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由是觀之秦人極刑而天下叛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弊也經曰我無爲而人自化我好靜而人自正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也太史公曰參爲漢相清淨宣欲言合道意然百姓離秦之酷擾參與俱息無爲故天下俱稱其美矣議曰黃老之風蓋帝道也

孔子閒居謂曾參曰

昔者明王內脩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而可以守三至行而可以征明王之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也還師衽席之上曾子曰敢問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敬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亮上親賢則下擇交上好德則下無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知節此之謂七教也

七教者治之本也教定則本正矣凡上者人之

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也

昔明王之治人也必裂而封之分屬而理之使有司月省而時考之進賢良退不肖

然則賢良者悅不肖者懼

矣。

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選才能。此七者修。則四海之內。無刑人矣。上之親下也。如腹心。則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於慈母矣。其於信也。如四時。而人信之也。如寒暑之必驗。故視遠若邇。非道邇也。見明德也。是以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王之守。折衝千里之外者也。

議曰。昔管子謂齊桓公曰。君欲霸王。舉大事。則必從其本。

矣。夫齊國百姓。公之本也。人甚憂饑。而稅斂重。人甚懼死。而刑政險。人甚傷勞。而上舉事不時。公輕其稅。緩其刑。舉事以時。則人安矣。此謂脩本而霸王也。

曾子曰。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

理。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之和。何則。昔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實。既知其實。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如此則天下之明譽興焉。此謂之至樂無聲。而天下之和。

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

天下之至親。所謂天下之至智者。能用天下之和。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舉天下之至賢也。

故仁莫大於愛人。智者莫大於知賢。政者莫大於能官。有德之君。修

此三者。則四海之內。供命而已矣。此之謂折衝千里之外。

夫明王之征。必以道之所廢。誅其君。改其政。弔其人。而不奪其財也。

故曰。明王之征。猶時

雨之降。至則悅矣。此之謂還師衽席之上。

言安而無憂也。

故揚雄曰。六經之理。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此

孔氏之術也。

議曰。孔氏之訓。務德行義。蓋王道。

墨子曰。古之人未知爲宮室。就陵阜而居。穴而處。故聖王作。爲宮室。爲宮室

之法。高足以避潤溼。邊足以圉風寒。宮牆之高。足以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不以爲觀樂也。故天下之人。財用可得而足也。當今之王爲宮室。則與此異矣。必厚斂於百姓。以爲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爲宮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而象之。是以其財不足以待凶饑。振孤寡。故國貧而難理也。爲宮室不可不節。議曰。此節宮室者也。古之人未知爲衣服。時衣皮帶。冬則不輕而煖。夏則不輕而清。聖王以爲不中人之情。故聖

人作。誨婦人。以爲人衣。爲衣服之法。冬則練帛。足以爲輕。煖。夏則絺綌。足以爲輕清。謹此則止。非以榮耳目。觀愚人也。是以其人用儉約而易治。其君用財節而易贍也。當今之王。其爲衣服。則與此異矣。必厚斂於百姓。以爲文彩靡曼之衣。鑄金以爲鉤。珠玉以爲佩。由此觀之。其爲衣服。非爲身體。此爲觀好也。是以其人淫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難諫。夫以奢侈之君。御淫僻之人。欲國無亂。不可得也。爲衣服不可不節。

議曰。此節衣服者也。

此墨翟之術也。

議曰。墨家之議。去奢節用。蓋強本道。

商子曰。法令者。人之命也。爲治之本。

慎子曰。君人者。捨法而以身治。則受賞者雖當。望多無窮。受罰者雖當。望輕無

已。君捨法而以心裁輕重。怨之所由生也。是以分馬者之用策。分田者之用鉤。非以鉤策爲過人之智也。所以去和塞怨也。故曰。大君任法而不躬爲。則怨不生而上下和也。

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爲百。

由名分之未定也。賣兔滿市。盜不敢取者。由名分之定也。故名分未定。雖堯舜禹湯。且皆加務而逐之。名分已定。則貧盜不敢取。故聖人之爲法令也。置官也。置吏也。所以定分也。

尸子曰。夫使衆者。詔作則遲。分地則速。是何也。無所逃其罪也。言亦有地不可

不分。君臣同地。則臣有所逃其罪矣。故陳繩則木之枉者有罪。審名分則羣臣之不審者有罪矣。

名分定則大詐貞信。巨盜愿慤。而各自治也。

尹文子曰。名定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

由名定故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於無心無欲者。在制之有道故也。

申子曰。君如身。臣如手。君設其本。臣操其末。爲人君者。

操契以責其名。名者。天地之網。聖人之符。張天地之網。用聖人之符。則萬物無所逃矣。

議曰。韓子曰。人主者。非若師曠。乃爲明也。不

任其數。而待目以爲明。所見者少矣。非不弊之術也。不因其勢。而待耳以爲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視。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聽。身居深宮之中。明燭四海之內。而天下不能蔽。不能欺者。何也。匿罪之罰重。而告奸之賞厚也。孫卿曰。明職分。序事業。材伎官能。莫不治理。如是則厚德者進。兼節者起。兼聽齊明。而百事無留。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聞。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此操契以責名者也。尸子曰。明君之立。其貌莊。其心虛。其視不躁。其聽不淫。審分應辭。以立於朝。則隱匿疏遠。雖有非焉。必不多矣。明君不長耳目。不行閒諂。不強聞見。形至而觀。聲至而聽。事至而應。近者不過。則遠者理矣。明者不失。則微者敬矣。此萬物無所逃也。動者搖。靜者安。名自名也。事自定也。

議曰。尸子曰。治水潦者。禹也。播

五穀者。后稷也。聽獄折衷者。皋陶也。舜無爲也。而爲天下父母。此則名自名也。太公謂文王曰。天有常刑。人有常生。與天人共其生者。而天下靜矣。此則事自定之矣。

是以有道者。因名而正之。隨事而定之。

尹文子曰。因賢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無用。使不得用。用與不用。各得其用。奚患物之亂也。尸子曰。聽朝之道。使人有分。有大善者。必問其執進之。有大過者。必問其執任之。而行罰賞焉。且以觀賢不肖也。明分則不弊。正名則不虛。賢則貴之。不肖則賤之。賢不肖。忠不忠。以道觀之。由白黑也。

昔者堯之治天下也。以名。其名正則天下治。桀之治天下也。亦以名。其名倚而天下亂。是以

聖人貴名之正也。

議曰。夫闇主以非賢爲賢。不忠爲忠。非法爲法。以名之不正也。

李斯書曰。韓子稱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罰

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夫輕罪具督。而況有重罪乎。故人弗敢犯矣。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

商君之法。皆令爲什伍而相司牧。犯禁相連於不告奸者。

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田宅妻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芬華。務於耕戰。此商君之法也。

此商鞅申韓之術也。

桓範曰。夫商鞅申韓之徒。貴尚譎詐。務行苛剋。廢禮義之教。任刑名之數。不師古始。敗俗傷化。此則

伊尹周邵之罪人也。然則尊君卑臣。富國強其守法持術。有可取焉。逮至漢興。有甯戚郅都之輩。放商韓之治。專以殺伐殘暴爲能。順人主之意。希旨而行。安時趨利。敢行禍敗。此又商韓之罪人也。然其抑強友。撫孤弱。清已禁奸。背私立公。尙有政焉。至於晚代之所謂能者。乃犯公家之法。赴私門之勢。廢百姓之務。趨人閒之事。決煩理務。臨時苟辯。使官無譴責之累。不省下人之冤。復是申韓甯郅之罪人也。

由是觀之。故知治天下者。有王霸焉。有黃老焉。有孔

墨焉。有申商焉。此其所以異也。雖經緯殊致。救弊不同。然康濟羣生。皆有以矣。今議者或引長代之法。詰

救弊之言。

議曰。救弊爲夏人尙忠。殷人尙敬。周人尙文者。

或引帝王之風。譏霸者之政。不論時變。而務以飾說。故是非之論。紛然作矣。

言僞而辯。順非而澤。此罪人也。故君子禁之。

正論第十六

議曰。反經。是非通變。三篇。雖博辯利害。然其弊流遁漫羨。無所歸宿。作正論以質之。

孔子曰六藝於理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導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

司馬談曰。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

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理人也。

故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

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

詩也。

子夏曰。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人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太史公曰。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已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晉時王政陵遲。南陽魯褒

著錢神論。吳郡蔡洪作孤憤。前史以爲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此之謂也。

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也。

書著帝王之道。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三千之徒。並受其義也。

廣博易良而不奢。

則深於樂也。

樂書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其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人困。聲音之道。與政相通。宮爲君。商爲臣。角爲人。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遠遯之音。

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搥。其臣壞。角亂則憂。其人怨。徵亂則哀。其事動。羽亂則危。其材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國滅亡無日矣。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快意。所以動盪血脈。流通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信。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聞宮音者。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者。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者。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者。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者。使人整齊而好禮。夫禮由外入。樂自內出。故聖王使人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義之道。故君子終日言而邪僻無由入也。班固曰。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人心。其感人也深。故先王著其教焉。夫人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故纖微憔悴之音作。而民思憂。闐諧慢易之音作。而民康樂。麤厲猛奮之音作。

而民剛毅廉直正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和順之音作。而民慈愛流僻邪散之音作。而民淫亂先王恥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導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集。剛氣不怒。柔氣不懣。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足以感入之善心。而不使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呂氏春秋曰。亡國戮人。非無樂也。其樂不樂。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狂者非不舞也。亂世之樂。有似人此。范曄曰。夫鍾鼓非樂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孝之主。而養不可廢。夫存器而亡本。樂之失也。調氣以和聲。樂之盛也。崇養以傷行。孝之累也。行孝以致養。孝之大也。諺曰。東方角主仁。商方徵主禮。中央宮主信。西方商主義。北方羽主智。此常理也。今太史公以爲徵動心。而和正智。羽動腎。而和正禮。則以徵主智。羽主禮。與舊例乖殊。故非末學所能詳也。潔淨精微。

而不賊。則深於易也。

易之精微。愛惡相攻。遠近相取。則不能容人。近於相害。

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也。

太史公曰。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人

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人也。人體安駕。乘爲之金。輿鎡衡以繁其飾。目好五色。爲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鍾磬。爲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爲之庶羞醢醢。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爲之琢磨珪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紱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佚。救其弊也。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適宜。物宜節文。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遂備三歸。循法守止者。見侮於世。奢溢潛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猶云。出見粉華盛麗。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決。而況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孔子必正名於衛。所居不合。豈不哀哉。班固曰。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爲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也。人性有男女之情。妬忌之別。爲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爲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爲制喪祭之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爲制朝覲之禮。哀有哭踊之節。樂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僻之罪多。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而爭鬪之獄煩。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主忘生者衆。朝聘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侵凌之漸起。故孔子曰。安上治人。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揖讓而治天。

下者禮樂之謂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也。

靈遂曰：昔孔子何爲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曰：由周道衰微，孔子爲魯

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大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辯人事之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代，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撥亂代，反之正道，莫近於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也。靈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天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尙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採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漢興已來，至明天子，受命於穆，清澤流四極，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之恥也。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掌其官廢明聖，罪莫大焉。余所謂述，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

自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戰國縱橫，真僞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散亂矣。儒家者，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遊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此其最高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僻者又隨時抑揚，遠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此僻儒之患也。

司馬談曰：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敘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范曄曰：夫游庠序，服儒衣，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恒靈之閒，朝綱日陵，國隙屢啓，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剛強之臣，息其闕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義者，民誦先王之言也。下畏逆順之勢也。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絕四海之表，俯仰顧盼，則大業移矣。猶鞠躬惜主之下，狼狽折禮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者，斯豈非學者之效乎？故先師獎勵學者之功，篤矣。

道家者，蓋出於史官，歷

紀成敗。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者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樂。兼棄仁義。獨任清虛。何以爲治。此道家之弊也。

司馬談曰。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

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信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大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所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無與合。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因者君之綱。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陰陽家者。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爲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捨人事而任鬼神。此陰陽之弊也。

司馬談曰。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

然其敘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忌。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之大經。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紀綱。故曰。敘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漢書曰。天人之際。精稔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顯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水旱之災。隨類而至。故曰。日蝕地震。皆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十二。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棄夫。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是以明王卽位。正五事。五事者。貌、言、視、聽、思也。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遊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各徵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人農時。及有好謀。則木不曲直。又曰。弃法律。遂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又曰。好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又曰。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城。則金不從革。又曰。廢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管輅曰。貴人有事。其應在天。在天則日月星辰也。兵動人憂。其應在物。在物則山林鳥獸也。又曰。夫天雖大象。而不能言。故運星精於上。流神明于下。驅風雲以表異。役鳥獸以通靈。表異者。必有沈浮之候。通靈者。必有宮商之應。是以宋襄失德。六鵲退飛。伯姬將焚。鳥鳴其哭。四國未火。融風

以發赤雲夾日。殃在荆楚。此乃上天之所使。自然之明符也。後漢竇武上書曰。聞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瑞見。夫瑞生必於嘉土。福至實由吉人。在德爲瑞。無德爲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又裴楷曰。按春秋已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者也。臣以爲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爲陽。諸侯欲爲帝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天。民癘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以爲異也。魏青龍中。張掖郡玄川。溢湧寶石。負鼎狀。麟鳳龍馬。炳煥成形。時人以爲魏瑞。任令于綽。齋以問張琚。琚密謂綽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禎祥先見。然後廢興從之。漢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興禎祥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禎祥。後司馬氏果代魏。漢武時。並爲上致神君。神君但聞其聲。不見其形。荀悅曰。易稱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各當其理。而不相亂。亂則有氣變。而然。若夫大石自立。僵柳復生。此形之異也。男化爲女。死而復生。此含氣之異也。鬼神髣髴。在于人閒。言語音聲。此精神之異也。夫形神之異。各以類感。善則生吉。惡則生凶。精氣之際。自然之符異也。故逆天之理。則神失其節。而妖神事興。逆地之理。則形失其節。而妖人妄生。逆中和之理。則含氣失其節。而妖物妄出。此其大旨也。若夫神君之類。精神之異也。春秋傳曰。作事不時。怨譴動于人。則有非言之物。而言當漢武之時。賦斂繁衆。人民彫弊。故有無形而言至也。其於洪範言僭則生時妖。此蓋怨譴而生妖之類也。故通于道者。正身則萬物精神形氣。各反其本也。後漢陳蕃上書曰。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閒。無復災眚者。天所弃也。天之於漢。恨無已。故慙慙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脩德。故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見怪則修身。神不能傷道。妖不能害德。漢書曰。夫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此天人以大略也。

法家者。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爲之。則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賊至親。傷恩薄厚。此法家之弊也。

司馬談曰。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止君臣上下之分。

可改也。夫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尊親尊之恩絕矣。可使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至於尊主卑臣。明職分。不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名家者。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

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此其所長也。及簞者爲之。簞音工則苟鉤鉏析亂而已。此名家之弊也。司馬談曰：

名家使人檢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夫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時失人情。故曰：使人檢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鉏音晉覓反。墨家者，蓋出於清廟之官，茅屋

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右，信也。順四時而行，是以

非命。言無吉凶之命，但有賢不肖善惡也。以孝示天下，是以上同。言皆同於治也。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樂愛

之意，而不知別親疎，此墨家之弊也。司馬談曰：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強本節用，不可廢也。夫墨者亦上論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上堵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飯土簞，啜上形糲梁之食，藜

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人之率，故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強本節用，則家給人足之道。此墨家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漢武帝問董仲舒策曰：蓋儉者不造，元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輅，八脩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旨哉？對曰：制度文彩，元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故曰：奢不僭上，儉不逼下。此王道也。橫縱家者，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使乎使乎，言當權事制宜，受命不受辭，此其所長也。

及邪人爲之，則上詐諉。許遠反。而棄其信，此縱橫之弊也。荀悅曰：世有三遊，德之賊也。一曰遊俠，二曰遊說，三曰遊行。夫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飾辯辭，設詐謀，馳

逐於天下。以要時世者。謂之遊說。色取人。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爲權利者。謂之遊行。此三者。亂之所由生。傷道害德。敗法惑世。先王之所慎也。凡三遊之作。生於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無正。制度不立。綱目弛廢。以毀譽爲榮辱。不核其真。以愛憎爲利害。不論其實。言論者計厚薄而吐辭。選舉者度親疎而下筆。然則利不可以義求。害不可以道避。是以君子犯禮。小人犯法。飾華廢實。競取時利。薄骨肉之恩。篤僚友之厚。忘修身之道。而求衆人譽。苞苴盈於門庭。聘問盈於道路。於是流俗成。而正道壞矣。遊俠之本。生於武殺不撓。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見危受命。以救時難。而濟同類。以正行之者。謂之武義。其失之甚者。至於爲盜賊矣。遊說之本。生於是非。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對解結之辭。之釋矣。民之瘼矣。以正行之者。謂之辯智。其失之甚者。至於詐矣。遊行之本。生於道德仁義。汎愛容衆。以文會友。和而不同。進德及時。以立功業於世。以正行之者。謂之君子。其失之甚者。至於因事害私。爲奸究矣。甚相殊遠。豈不哀哉。故大道之行。則三遊廢矣。

雜家者。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

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理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蕩者爲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此雜家之弊也。農家者。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孔子曰。所重人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爲之。則欲君臣之並耕。諄上下之序。此農家之弊也。

班固曰。馬遷史記。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利勢而羞賤貧。此其所弊也。然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實而不俚。其文直。

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世謂之實錄。

文子曰。聖人之從事也。所由異路而同歸。秦楚燕魏之歌。異轉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異

聲而皆哀。夫歌者。樂之微也。哭者。哀之效也。悵悵於中而應於外。故在所以感之矣。論曰。范曄稱百家之言政者尙矣。大略歸乎寧固根柢。革易時弊也。而遭連無恆。意見偏雜。故是非之論。紛然相乖。嘗試論之。夫世非胥庭。人乖穀飲。理迹万肇。情故萌生。雖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權變。山川之奧。未足況其紆險。則應

俗適事。難以常條。何以言之。若夫元聖御代。則大同極軌。施舍之道。宜無殊典。而損益異運。文朴遞行。用明居晦。迴穴於曩時。興戈陳俎。參考於上世。及至戴黃屋。服絺衣。豐薄不齊。而致治則一。亦有宥公族。黥國讐。寬躁已隔。而防非必同。此其分波而共源。百慮而一致者也。若乃偏情矯用。則枉直必過。故葛屨履霜。弊由崇儉。楚楚衣服。戒在窮奢。疎禁厚下。以尾大陵。弱斂威峻。法以苛薄。分崩斯曹。魏之刺。所以明乎國風。周秦末軌。所以彰於微滅。故用捨之端。興敗資焉。是以繁簡唯時。寬猛相濟。刑書鑄鼎。事有可詳。三章在令。取貴能約。太叔致猛政之衰。國子流遺愛之涕。宣孟改冬日之和。平陽循畫一之法。斯實弛張之宏致。庶可以徵其統乎。數子之言。當世失得。皆悉究矣。然多謬通方之訓。好中一隅之說。貴清淨者。以席上爲腐議。束名實者。以柱下爲誕辭。或推前王之風。可行於當年。有引救弊之規。宜流於長世。稽之篤論。將爲蔽矣。由此言之。故知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不失其時。其道光明。非至精者。孰能通於變哉。

